



袁了凡網鑑  
九十

漢紀  
東漢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8  
6





文庫 11  
D 258  
6

010190561394

九袁先生編纂古今歷史大方綱鑑卷之九

漢紀

孝元皇帝

諱真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帝牽制文義優游不勤孝宣業衰矣

綱鑑初元元年正月立婕妤王氏為皇后

后王賀孫女也王莽之禍實萌於此

綱鑑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綱鑑上素聞王吉

貢禹皆明經繁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

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十一而稅

謂君之取賦於下什中惟取其一也

亡他賦後故

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臣愚以為如太古難

宜少倣古以自節焉上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

食馬水

都水及上林苑

省肉食獸

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百以振業貧民賦貸種食木幾

元帝以節儉為萬民問貢禹勸

又復振困乏罷宮館減獸馬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未自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主何哉優荐不新咸宜用謹大本既不知本不設其實所以示人君不可不知所本

綱鑑

柳田泉文庫

大患為不能言  
問漢元帝  
厚恭儉有  
人君之德  
而國祚卒  
至不振者  
何歟

四人同心

**漢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  
長者不勤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  
不足以知焉得為賢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  
**通鑑筆義曰**嗟大漢元帝唐文宗寬厚恭儉有人君之德而受制鬪宦  
所以既已故余嘗謂漢之業所以遂衰而不振者元帝柔弱之過漢之祚  
**丁南湖曰**恭儉帝王之盛德漢惟孝文庶幾焉元帝之庸闇惡得為恭  
恭於蕭望之之直諫則賢傳殺矣儉於祭禮之毀而祖宗薄儉於馬穀  
之減而軍政廢一不儉於長陽宮之遊幸則大儉作矣意此所以為漢  
元之恭儉而非三  
代帝王之恭儉也

**綱甲戌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官掌公族**劉更生**後改獄下三人於**皆免**

**為度人**○**目時史高以外屬乃宣帝母黨****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

**師傅數言治亂陳王事選更生給事中**官掌左右顧問應對以**與侍中金**

**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克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

**弘恭僕射曰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闕宮乃宮中使令之

守書政本

蕭望之請

罷中書官

應古不近

刑人之義

在易也膏

小貞之義

用人當公

天下之選

**無外黨遂委以政望之等患外戚許史**許廷壽**放縱又疾恭顯樞機**

**白以為中書最本國家樞機**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

**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不能從恭**

**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請謁者召致廷尉**等**

**獻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以此下望之堪**後上召堪**

**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今出視事**恭顯史高說上竟**

**罷之不用望**

**尹氏曰**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望之等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

免望等其昏庸若此尚可與之有為哉

**張南川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

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人才衆多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

差益其機勿使或露積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

功也處白罷中書宦官其機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任而中外小

人並起而乘之况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

天下之選

用人當公

小貞之義

在易也膏

天下之選

安魂祈壽之嚴

庶幾憂國

揚爵而朝

胡望

望之去就

不明

望之有愧

不惟其贊惟其附已以鄭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汗巖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二子處群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董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蓋不知學之弊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憂國教篤者矣○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為奸邪及許史子弟罪過章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望之始接待之後知其傾和絕之朋恨更求入許史毀堪與更生華龍行汗巖欲入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

綱夏四月立子蒼為皇太子○綱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尹遂昌曰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園為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

綱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目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巳欲倚以為重願許史皆側目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大傳

大傳安肯就吏顯等占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薄罪必無所憂

朱雲勸望之自裁

果然殺吾賢傳

孝元易欺

素剛安肯就吏顯等占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薄罪必無所憂也謂其必來而無足憂上乃可其奏望等令諺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綱目斷曰望之何以不書爵病漢也望之顧命大臣既免為庶人矣賜爵之所以病帝也弘恭為中書令則不書書石顯何病漢也望之

綱目曰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疑望之不肯就微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發奮以底和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終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奸臣何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和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綱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殺

禹入聖域而不優

專用恤關東為憂

廣德諫射獵

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群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擊珠厓與兵連年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厓郡。稷輕重也。故賈捐之議棄而專恤關東。時丞相于定國建議亦與此合。遂詔罷珠厓郡。嘗聞揚子雲有言。珠厓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麟介易我冠裳。牙指之論。亦可謂知本矣。

綱。戊寅。光元。年春。郊。秦。峙。○。自上郊秦峙。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中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及官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廣德諫從橋  
主聖臣直  
聖主不乘危  
曉人不當如是

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自仍詔光祿歲以此科第。即從官。綱。秋。上。耐。祭。宗。廟。○。上。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袁了凡曰。元帝將舍乘輿。與御樓船。此經行程數里。平流。漫操。容與。乎。從之。冠。禮。之。也。未。有。言。不。用。之。意。而。遂。欲。觸。輪。以。頭。血。濺。帝。此。豈。事。體。人。情。耶。是。時。恭。頭。與。史。高。比。而。殺。望。之。甚。熱。張。堪。更。生。諸。人。無。所。容。此。其。用。舍。係。人。主。安。危。豈。特。從。橋。乘。船。間。而。置。若。罔。聞。耶。杜。欽。谷。亦。專。攻。上。身。斯。亦。祖。其。餘。智。矣。

丁南湖曰。從船從橋。其得失差之毫釐而已。事之至小者也。元帝之朝。昏弱宗社。幾危事之至大者也。廣德為御史大夫。挾在諫諍。乃於此至大者。循默保位。而於彼至小者。謂欲自刎。以塞責。此之謂不知務。當時特腐儒也哉。

綱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書法以災害也於

綱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槐里漢初

縣名屬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

聞舜命九官九官謂禹為司空棄為司徒契為司徒皋陶為士師濟濟

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

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

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夫執狐疑之

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成

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智意天下之心杜閉群枉之門廣開眾正

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廣開眾正之路太平之基

和氣致祥

正臣進者治之表

是歲身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

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

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雖州里亦不可也臣言堪

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

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

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為

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

恣意不顧前言且免為庶人豐言堪猛自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

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楊興為國養恩明主不失師傅之恩

諸葛豐剛直著名

諸葛豐上書告堪猛罪

豐前譽而後毀問元帝先諸葛豐左遷堪猛何

綱曰斷曰於是豐劾堪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

溫公曰求進而已矣斯亦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

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

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

漢元帝九卷

得

下筆言語

妙天下

勝五龍克

完後其

尚書百官

本

天下真天

治

且與合意

即得入

君子以正

攻和

匡衡上疏

言事

朝廷天下

之損餘

獨待詔賈捐之棄市○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

希復進見與新以材能得幸項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君蘭揚興字捐

見時即以君蘭言之於上也京兆尹可立得與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君房捐使君

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其五鹿復姓充宗其名也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

為京兆尹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天治士則不隔矣謂賢士路開

也捐之復短顯與曰顯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

稱譽且美又共為薦與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與捐之

獄今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與髡鉗為城旦

溫公曰君子以正攻和其能免乎

綱已卯二年夏六月赦○綱以匡衡為光祿大夫○綱上問給事中匡衡

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其止今日大赦

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道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損餘也公

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上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

柔和惠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上

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醫者在位能者希職道德之行由內

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

親承聖化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

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大人之際事作乎下者眾動乎上陛下祇畏天

戒哀憫元元宜省靡麗考刑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

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匡衡為

光祿大夫史畧史高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望之為副多所貢薦長安令揚

容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

反衣也平原文學匡衡材知有餘經學絕倫將軍誠召幕府與參謀議貢

於世而然其言薦之於上以為給事中

初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

章之法大赦之令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

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

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

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

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

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

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

教化之流 自近者始 風俗之樞 機

赦者權時 之宜



而不諱夫  
時宜矣

馮奉世奏  
誅羌虜  
穢漢賜馬  
奉世爵開  
丙侯詔

秋七月，西羌反，右將軍馮奉世奏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顛帥六萬八討之，十一月大破羌虜，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開丙侯。」

當時儒孝  
是復除者多無以  
供役然後又  
以千人恨之意  
離近狹而實廣也  
故綱目  
不書限書置而當  
時儒學之盛  
亦可見矣

庚辰三年十一月，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綱目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書法：自武帝始置博士弟子五十人，至帝

綱目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太中大夫。猛自殺。○綱目上以日食名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畢，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覺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遂希得。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諸猛，令自殺於公車。

元帝之闇可知

綱目斷曰：然堪以受遺大臣，隨即黜辱，自宜亟退。况賢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哉。

袁了凡曰：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於修君子唐德宗之猜伎也。而信於任小人，故小人者常幸，君子者常不幸。

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耶？若當望之飲鴆之後，稱疾而去，則善矣。

綱目壬午五年十二月，以匡衡為太子太傅。○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文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

問匡衡上  
治性正家  
之疏何如  
審好惡理  
性情而王  
道畢  
匡衡疏六  
戒

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天地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疆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道者戒於太察，寡聞者戒於雍蔽，勇猛剛疆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

正基兆而防未然  
聖王必慎后妃之際  
貴正体而明嫌疑  
聖人慎防其端

性情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阼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得道亡身  
分六十四卦以五日用事  
以功奉賢萬化成  
京房考功課吏法何如

邕甲申建昭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寒温風雨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群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

有道者能以往知來

以京房為魏郡太守

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

京房幸易不知夫易

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此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而任賢才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為治和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蓋指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避封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宜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今臣得出守郡自許効功恐未効而死唯陛下母使臣塞涌水之異為姚平所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身若房者可知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矣

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之

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總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

許字或本改考

京考季易  
不明其道  
占候君子  
不貴

獄

中何學上  
後若若  
石頭結納  
言禹  
言禹明經  
著節  
許收信  
主

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旁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道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丁南湖曰

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易之至戒也京生妄言易數此正宜知退知喪矣顧又依憑妻党附托藩王求進於退之日求得於喪之時故其師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但元帝知其言之是又從而殺之則生之死不以罪矣故綱目譏帝而書之曰殺魏郡太守京房

綱目御史中丞陳咸為城旦○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

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髮為城旦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交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和印何累累綬若若邪若若邪顯聞眾人恟恟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咸稱顯為不如諸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

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

大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

綱目乙酉三年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其延壽擊匈奴郅

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

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與其延

壽謀曰郅支威名遠聞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

如發屯田更士毆焉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

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

必不從延壽從之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進簿城下發薪燒

木城四面火起更士大呼栗之單于被創死斬其首比常也

尹氏曰

延壽為都護而陳湯乃副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設謀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也故其書法如此若大郅支殺漢使者湯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之法也

綱目不沒  
其矯制之  
實

陳湯矯制  
發兵

天下大義當混一

丙戌四年正月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匈奴郅支單于反逆未伏其辜恠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堂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

不以橋制累延壽書矯示民有君

**綱目斷曰**書與其延壽擊何不以橋制累延壽也樓蘭王傳首北闕也雖討有罪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然則樓蘭非殺漢使歟樓蘭之罪既謝服矣又誘殺之以是為非討也故傳首不書

侯應十策

戊子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婚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嬃字昭君賜之王嬃王懷之女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議者皆以為便即中侯應以為不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臣聞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如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二言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三言中國有禮義刑罰民猶尚犯禁况單于哉四言中國建關

梁設塞傲置屯戍非獨為匈奴亦為諸屬國降民逃亡五言近西羗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六言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亡出從之七言邊人奴婢亡匈奴者多八言盜賊亡走北出九言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邊塞累世之功不可卒復十言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諭之單于稱謝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馮遂宜什惟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遂修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因言顯顯權上怒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疆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馮野王唯然亡欲張譚應節儉

**郭大有曰**群臣舉馮野王為御史大夫帝因石頭之言遂發其與文帝  
疏必舍吾何容於其間哉昔周公於成王叔父也漢宣帝於霍光外  
戚也二君皆能用之後世不以私親為嫌而以用賢為表吁元帝懦弱  
固為可哀石頭嫉賢誠為可罪元帝不察而猶委心信任焉炎作不派  
基於此矣

**綱以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  
**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綱其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  
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  
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掌

宗室親屬名籍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  
承一人比十石劉向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  
靡音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死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

也費其私罪惡其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  
之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死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

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

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為義成侯義成漢縣名今改隴賜湯爵關內侯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

**胡致堂曰**不可封者春秋訊遂事之法也胡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少而

有古之風烈元帝之初期月而書恭儉愛民之事四可謂賢矣然而不能

**賀善贊曰**辨別和正望之元帝之期月而書恭儉愛民之事四可謂賢矣然而不能

也君德莫大於明斷

君德莫大於明斷

與王之所  
權其輕重  
而為之制  
春秋訊遂  
事之法  
問其延壽  
陳湯馮奉  
皆稱制以  
成功蕭望  
之臣所以  
為不可封  
則向以為  
可封其誤  
孰是  
號今有古  
風烈  
君德莫大  
於明斷

呼古曰  
靡散也

文景亦不  
是過

**史臣曰**元帝以昏懦之資繼統之初首以公田賑業貧民賦貸種食未  
幾省樂省苑馬賑困乏又罷宮館減馬馱肉食數月之間善政  
迭書率是而行文景亦不是過奈何主德不明辟小任位知蕭周之賢  
善善而不用知恭頌之奸惡惡而不能去事無巨細悉委中書專事和  
辭戒害忠良西漢之衰史於此矣

適設中殿  
鼓之節

**綱**六月太子驚即位○曰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而山陽王康有材藝  
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有臨軒檻上噴銅丸以鞀鼓  
也適音則擲投也臨軒檻邊也中殿鼓之節鼓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  
於其上以銅丸墜下而適鼓也

器人於絲  
行鼓鞀

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  
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能也於絲竹鼓鞀之間  
則是陳惠李微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默然而笑成帝時  
為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以蒲青為席用蔽地涕泣諫止至是即位匡衡上書曰  
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  
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

婚姻正而  
天命全  
關雎王教

聖人統天  
地之心  
聖人言行  
之要

由此者也願陛下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定大基臣聞六經者  
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茲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  
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願陛下留神動靜之  
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恭子高為車騎將軍元帝時高子卬為附  
馬都尉上以卬皇考外高詔卬復太子家

**綱**以元舅平陽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書元舅何  
譏私也

**尹起莘曰**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氏得權  
之始新莽篡竊之斬爾復霜堅水可不成哉

孝成皇帝諱騫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帝耽於酒色  
委收外家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綱**已丑建始元年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書免歸道死義失  
刑也人不能誅而

天誅  
之耳

**綱**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五舅之名皆  
王太后兄弟爵關內侯

**綱**四月黃霧四塞黃色也○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

王氏五侯  
黃霧四塞

對皆以為陰威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天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

天戒昭然可知

**尹起莘曰**上書諸弟封爵下書黃霧四塞天戒昭然可知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哉及夫揚興等指言其失亦且如水投石成帝初政終矣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庚寅二年立皇后許氏**車騎將軍嘉之女也**杜欽說王鳳曰**聖主富於春秋

杜欽請建九女之制

未有適嗣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曰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小弁可為寒心

**辛卯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可御船令民上城避水王商曰**此必訛言乃止後果訛言上於是壯商之固守

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此王商非鳳弟乃後為丞相者

**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谷永上對首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匡衡**坐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法有主守盜斬官

**丁南湖曰**匡衡講經義言治道乃向諛為容躬行有玷始以外戚史高直十金則免為庶人以王商為丞相至重罪

**壬辰四年正月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劉友益曰**此望之更生輩所以屢請而獲罪者也於是見之書喜之也亦傷之也其傷之何柄歸元舅而廢置不出於人主矣

**四月雨雪復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西安府未**對策****是時**

**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托乃曰方今四

**夷賓服皆為臣妾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申伯周宣**無重舍安陽博陸之**

**亂**重合侯馬通武帝時謀反者馬何羅**切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謂昭然

**罪過者聽曖昧之瞽說**瞽音暗不明也瞽非無目者但不察事而言不中於道如無目之人**歸咎乎無辜**

**舍之**

白虎殿對  
谷永陰欲  
自托  
大臣有申  
伯之忠

十三

杜欽亦傲  
此意  
權未為光  
祿大夫

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宜深察愚言解偏駁之愛後  
周普也 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以慰釋皇太  
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傲此意上  
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書法盛而乾陽不能勝矣白虎之對  
惜無能指及王鳳者則是召也亦具文而已終綱目書四月雪二皆帝世也

袁了凡曰

爭衡故待詔對策首言內寵太甚專上妨嗣及口食地震又  
言後宮親屬宜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其多巧詐善窺伺如此王鳳  
柄重外庭誠咎而後宮無嗣又太后憂念輒言大臣有申伯之忠白氣  
黃濁之異不可歸咎諸舅宜急納宜子婦人以廣繼嗣斯救言也於上  
無弗而效欽於王氏者已至矣既擢為光祿大夫則奏書謝鳳願為所  
士以報及見鳳老又傾心王譚以預營終身鳳死而以位授王音缺所  
而用已也至黑龍之異則專指其患於同姓蓋是時許氏廢黜無可為  
分咎者矣未通天官京氏易明三七百六之數知漢祚將傾當移王氏  
故党附之謀前後無遺策而喪失其本心亦已甚矣

戴永嘉曰

王氏代類始於杜欽谷未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  
皆號稱儒者以贊良直諫為名以通今學古為賢群臣獨目

少剛

天子所取重而相與誤國如此假托經術緣飾占義以售奸利以濟  
免禍患曾不若鄒欽谷未劉歆三人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孔光張禹懦弱無立規  
必假托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欲少剛易動以利易休  
以不輕變所守嗚呼為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  
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為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  
于上舉朝無一人可信用者可不為大哀也哉

綱天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自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

湯奉使顯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求上

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振百蠻今坐

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欲致之大辟也死罪夫大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

也故惟不棄為埋馬也故蓋不棄為埋狗也况國之功臣者豈竊恐陛

下忽於鼓鼙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

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大將軍鳳言湯多

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

君子聞鼓  
鼙則思將

忽鼓鼙而  
忘帷蓋



不出五日  
有吉語聞

莫府事共  
於湯

湯之功過  
不相掩

予奪一出  
于權臣

邊境安危  
之原

悉封諸侯  
同日封五  
侯

可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寃合不能久攻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  
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  
事一決於湯莫與書法拜官不書所自此其書大將軍鳳奏何病漢也湯  
則以之坐免大將軍鳳奏則又以為從事中郎湯之功過不相掩明矣不顯惡之則止於賜爵効之

綱甲午河平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匈奴遣伊邪莫演奉獻罷

歸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谷永杜欽以為單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既享  
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假令單于初立使之詐降以下吉凶受

之虧德沮善或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  
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上從之遣問

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

綱悉封諸侯為列侯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

湖三老訟  
王尊

一尊作貧  
作佞

謂者陳農  
求遺書

乙未三年秋八月求遺書○

綱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劉向校之書法何美也

劉向進洪  
範五行傳

天子知向  
忠精

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與等上書言尊治京兆書罷節勞  
心夙夜思職撥劇救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  
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  
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乙未三年秋八月求遺書○綱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劉向校之書法何美也

綱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  
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凡十一篇

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

之清玩可慨也夫

密若水炭然蓋由目在簡編心在酒色竟使牙籤萬帙徒為秘閣宴閒

之清玩可慨也夫

不能奪王氏權

互璽山曰

後世推五行休咎之術其端始於董仲舒而盛著於劉向此  
與之類是已其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之類是已孔子於  
春秋紀災異而不書其事應蓋謹之也以前天道遠非諱諱以喻人而  
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遣告恐懼備省而已矣若推其應而有合  
有不合有同有不同則將使君子始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  
丁南湖曰成帝篤信詩書此人臣納約之一端也劉向因之而作五行  
呼君心一也若子養之則智小人養之則愚經術一也用於君子則正  
用於小人則譎而天下之治亂胥此焉出矣

王商自漢

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丞相王商多質為人少威重  
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嘆曰真漢相  
矣○綱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綱琅邪太守楊彤與

詔叔丞相  
商印綬

王鳳連昏其都有火告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竟奏免彤奏寢天下鳳以  
是怨商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

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

天子不得  
已之意

尹氏曰王鳳專權固寵商雖素著忠自然亦外戚疏屬鳳則自己久况  
然見於書法之間而商死不以罪曉然可知夫進退大臣入主猶不得  
自專則成帝至是亦具位焉耳

袁子凡曰後皇太后先嘗欲以王商女備後宮商意難之以女病對不入  
會日食張匡言商悍大臣節故應是答帝素重商知匡多險制勿洽鳳  
固爭收之而商以憂死晉賈充語伎任愷疾之因氏巷叛請充出鎮關  
中充以荀勗謀納女為太子妃得不西行均此街女以自警於上而充  
得當商竟不振以死以是知小人之術惟小人情為之君子而出於小  
人鮮有能獲而徒以須其平生為可哀矣

劉賓遣使  
來獻

綱以張禹為丞相論詩於禹○綱賓遣使來獻獻鮮城爾居例反○  
綱初武帝通西域賓自以絕遠不服數剽殺漢使遣使來謝及帝即位

聖王盛內  
不求外

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為通厚  
蠻夷感快其求者為壤比也相連比也今縣玄度之院非賓所能越  
也且其地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  
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長久計也使者

業已受節可至度山而還

綱丁酉陽朔元年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自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讓

小事何須  
關大將軍

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

王章剛直  
敢言

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言未曉諭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

王尚國家  
柱石臣

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王章奏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

王章薦馮  
野王

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曰食之夕皆鳳專權蔽王之過前丞相

商內行篤有威重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為鳳所罷身以憂死鳳不可

令父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令章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馮野王忠

信質直上數聞名欲倚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之死自是公卿

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遂稱病告歸就醫鳳御史劾奏野王私

自便歸家奉詔不敬杜欽謂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鳳不聽竟免其官

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善而

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

人乃元成致之也成帝若不使章奉代鳳者章亦豈敢迴薦馮野王哉

復詔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今而後

何所悉信安敢納忠哉甚矣成帝之不君也

綱以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

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以不告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

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得吏民罪

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刑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綱戊戌二年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

吏皆出其門五侯子弟爭為奢侈音通敝人事傾財施予賓客競為之聲

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身為宗室

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為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

者遂上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

薛宣不奪  
令長名

王音好士  
莽矣

劉向上封  
事極諫

劉向上封  
事極諫

郊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縱不為身祭宗廟何宜發明詔接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唯陛下深留聖意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王鳳王

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史略平阿侯譚年次當繼鳳輔政鳳病薦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勇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真宜辭職自陳淺薄不足固城門之守收秦伯之讓保燕上之路闔門高枕為知者守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誰得善遂辟不受職由是與苗不平

稍張三王

綱庚子四年以王駿為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自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綱辛丑鴻嘉元年以薛宣為御史大夫○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御史大夫任大職重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宣達於從政舉措時當經術

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垂數語唯陛下留神考察上從之

大夫薛宣身兼四器走馬

綱二月帝始為微行○自上始為微行從期門即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書法始者何終身之辭也以為不可勝書也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

綱壬寅二年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博士行大禮射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黃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眾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然後入宮宿留其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書法飛者何非拘執者矣綱目明微故持書飛雉集宮殿空宮之兆也

雉者先聞雷聲

綱癸卯三年夏王氏五侯有罪請闕謝赦不誅○王綱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

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

詔秦文帝  
殊薄昭故

尹  
皆无罪可  
書

同輦得无  
近似  
樊姬班使  
字

向水城火

上幸商第見而街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斬臺家白虎  
殿上大怒使尚書貴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是日詔  
尚書秦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昔籍臺譴罪商立根皆負咎質謝良久  
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集覽藉慈夜及尊也

**昌氏曰**

成帝自繼政以來嘗策免大司馬許嘉矣為欲專委元舅也嘗  
詔收丞相商印綬矣為其違忤王鳳也嘗殺京兆尹王章矣為  
論大將軍罪矣也是三人者考之綱目皆無罪可書今五侯踰越制度  
僭逼乘輿罪狀顯明成帝又得於親目乃悉從而赦之果何意哉嗚呼  
規將軍薄昭有罪自殺之文則知文帝之所以與規五侯有罪赦不誅  
之文則知成帝之所以哀然則漢之亡也非王氏能亡之實成帝自亡之也

綱十一月發皇后許氏○初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  
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名臣在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後上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  
粹有宣帝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嚙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

鳥

天之所興  
必以符瑞  
武周承順  
天地  
武周字鳥  
鳥之瑞

鬼新

捷行貴傾後宮諸告許皇后班婕妤呪主上許后廢考問班婕妤對曰  
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想  
之何益上善其對赦之捷行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乙巳承始元年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嬖其所出微甚難之乃  
先封捷行父臨為城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  
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  
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  
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  
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  
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辛慶  
忠師丹谷永俱上書救援乃減死論為鬼新論音倫議法也取新於山以  
給宗廟謂之鬼新三歲刑  
○五月封太后弟子養為新都侯○時五侯子某時後靡以與馬聲色

王莽折節  
荀彧

供游相高

供與逸同樂也

王曼子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

父諸父謂諸伯叔父

曲有禮意鳳死以奉託太后及帝久之封莽為新都侯新都縣名

今屬四川成都府

爵位益尊節操愈謹接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

矣嘗私買待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

慶情求名

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高帝之約非有功不侯此劉氏世守之家法也然漢

之外戚往往無功受封今又及其疏為特賜太后弟

子書之所以譏其非所當封且又志寡竊之始也

此言可乘  
權奸之膽

皇養心曰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

王莽由內  
及外

六月立健仔趙氏為皇后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德絕聖為

劉向序次  
列女傳

昭儀居昭陽宮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

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采傳

記行事著新序說死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用然內嘉其

言常嗟嘆之

釋之言為  
無窮計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孝文皇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

之至

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史始釋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釋之言為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隴皆小葬具甚微其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知愈深者葬愈微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上感其言詔罷昌陵反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故陵勿徙吏民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丙午二年王音薨以王商為大司馬王氏惟音為修整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春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谷永奏對曰去年九月龍見而日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本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三若以民  
為基  
則王愛崇  
基本

也胡氏  
先儒云  
手立  
之亦  
耳

耳

展意無所  
依違

微子所以  
告去  
淫亂之原  
在酒  
今日復聞  
謔言

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改作昌陵靡散天下五年不成  
而後反故百姓怨恨饑饉仍臻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循愆畢改  
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可消天命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帝好文辭而  
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所常憂故推永等使因天變切諫而勤上納  
用之未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

上嘗與張放等宴樂禁中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紉醉踞妃已作長夜之  
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紉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  
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  
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以  
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  
日復聞謔言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

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

故

所言輒削  
草藁  
人知  
溫室省中  
何樹

御史大夫○方進以經術進用法刻深任勢立威中傷甚多光與樞機  
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上有所問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彊爭以是  
久安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彰主之過以沽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舉薦  
惟恐其人聞知沐日歸休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何樹光嘿  
不應其不泄如此史記宣帝初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空知方進名深交結  
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進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  
後坐淳長能就第

袁孝凡曰孔光削疏藁自以為不彰主過吾以光不忠不直巧佞成性  
莽太傅上而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莽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旨風  
光令上之莽睚眦莫不誅傷光疏如是酒有人心乎宜其不令藁見於  
天下後世也

綱丁未三年十月復泰時汾陰五時陳寶祠○初帝用匡衡議泰時泉  
泰時其日大風壞其泉竹宮折按時中樹木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皆有  
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詔復諸祠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各

削草藁  
已舊  
更削壞  
其草也

明於天地之性不惑  
神怪  
聖人絕而不語

未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劉向溺於習見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

楊龜山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溺於習見况餘人乎

從諫若轉

高祖無敵於天下

漢家得賢於此為盛

上者國之重器

十一月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廷漢豈得賢於此為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九九術若今

桓公欲以致大

爵祿天下之砥石

高祖方世摩鈍

見形祭景

霍光不能為子孫慮

何武去後見思

九九章五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有人以九九見桓公公不納其人曰九九之見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祭其景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降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尹遂昌曰

爾特書不報所以見棄言之實也

丁南胡曰何武不附賊莽而舉公孫祿為大司馬是德義在朝也隨厥所至而有去後之思是功澤在民也漢末人材斯謂頽波之



王者行道德

師古曰：媒，狎也。也。三者除而內亂塞。

天之去就昭然，天文難以相曉。

砥柱矣而遂死於莽手，惜哉。

○西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自上以災變博謀群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妖孽並見。建始以來，群災大異，多於春秋所書。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媾黷，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比年郡國傷於水旱，而有司奏請加賦，市怨趨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咸奢泰，以贍困之。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閒之燕，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十二月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特進安昌侯張禹請

師古曰：謂召入也。

師古曰：與讀曰預，手省，謂與讀如字，言天子與禹定其可否也。

子貢之屬不得聞

此經義意

朱雲所監古曰：言殺此臣去者，此臣去者，此臣去者。

何如耳，師古曰：言殺忠臣，其益言亦將如夏殷之亡也。

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根由是數毀惡之。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禹辟左右親以示禹。禹與張禹觀之，禹自見年老子孫，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斷後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于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

師古曰  
輯與  
集同  
謂補  
也旌  
表也

輯監進直  
日有人君  
之表

數言老姦  
備見  
張高所守  
何經

耐伊不  
舒只漢  
崔傳  
智士爵  
伊于  
下

劉向精忠  
懇切

他由躬  
切輕薄  
不耐  
苦之良

谷水專攻  
上躬

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書得賢也此其書得罪何

胡致堂曰曰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不當待者也非所罪而罪也  
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  
應具存人君知此必監於侵襲之咎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  
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顧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  
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咎顧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  
將移有心者知有日者見安得指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  
亂之門收還生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  
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所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  
家勢隆於主者乎此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權歸外  
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羽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之劍雖  
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又曰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  
竟赦之雖曰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死也成帝亦  
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復生輔論死薪不問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  
不為少章既死獄不可復生輔論死薪不問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  
沃石海福朱雲披心說論並無采納獨惟谷水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  
禍國欲不亡得乎哉

尹遂昌曰

梅福以一尉而上書朱雲以一令而言事當時在位無非王  
氏之黨少有一立異隨印帽斥忠直之氣鬱抑于下故小臣噴  
薄出位而言爾爾細月特書言事得罪既而釋之所以著其欲加罪者出  
於本心釋之者出於遲回不得已之意也嗚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  
言者矣

王莽九曰唐揚夢原晉之亂以為不自教峻而給於王導使亮豈非以  
業者導與亮之為耶權德輿論而漢之亡以為不自莽卓而深罪張禹  
胡廣豈非以多方善柔保位持祿俯時君以茲厲皆附兒矣以結禍胎  
者則禹與  
廣之為非

綱 壬子四年大司農谷永免○國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農求前後所  
上四十餘事畧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當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  
親信也

董九曰

杜欽谷永俱為王鳳死客其阿私罔上納誣貢欺不謀而同  
然而人國語范滂曰余蚤覩然人面哉吾猶念歎也註強典切而目之良  
面也哉

又曰

欽不遺餘力以事王氏誠背公死黨之賊臣也使及新室則綽  
為佐命元勳豈甄豐劉秀後乎而欽兄子杜業欽欽正言詆王氏  
植黨專政之咎及斥張禹為汗人之唯蓋子真更生之貳而唯史贊乃  
右欽而細業此為反道詭理  
車是非之評使後人何觀焉

綱 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冬十月根薦莽自

版膝鞞也亦曰  
鞞鄭玄曰鞞  
大古  
之象

劉向請興  
禮樂  
陳禮樂以  
風天下  
禮樂養人  
為本

教化所恃  
以為治

進武奏請

代以莽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四父猶言諸父也謂王鳳王商王音王根也而輔政  
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諸賢良以為掾吏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毋  
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  
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捷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鑑擢為捷為漢郡名今改為於水濱得古磬

一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雍與五通記

辟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今或曰不能且夫禮樂以

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

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

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

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  
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書未作而罷

其本  
仁者行禮  
而安樂

胡致堂曰劉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何以為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則是禮樂之本也庠  
序設容特其具矣無其本而欲以其具教人祗益趣之於虛偽之域不  
若不為之愈也

下南湖曰聖人以禮樂設教豈責夫天下後世人人皆仁而有禮樂之  
者質也其也者文也文質不可以偏廢也若曰不以其具則將其其本  
而喪之矣故繅羊繁嬰皆具也而孔子愛之惜之持欲賴此具以存此  
本也

鑑  
綱時又有言孔子布衣卷徒三千人今天子大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

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胡致堂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  
廷徒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  
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為哉

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嘗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

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為王氏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

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史畧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清

痛切發於  
至誠  
劉向二十  
年不迂

古者建學  
之名  
三代教化  
之實

問原劉  
向皆同姓  
臣也二人  
優劣何如

劉向優於  
屈原

更生可謂  
遇主

更生不知  
義命之歸

街畫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嘗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  
根無所庇庇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攻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疆漢宗  
安後嗣也其言痛切至誠為  
王氏居位者所持故終不遷

**胡致堂曰**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皆同姓之臣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  
刺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耶原編介悻直上許君心下取  
衆疾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

**楊龜山曰**初孝宣帝武昭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  
枕中鴻寶秘書獻之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其後與望  
之輩並立于朝為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故予  
讀更生傳見其倦倦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  
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甲寅二年春癸亥**南方守心青龍言大臣宜當之帝乃青讓丞相翟秀  
進令自殺秘之禮賜厚於他相史略方進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

丞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吏數為掾吏所嘗辱乃從汝南蔡

進喜歸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毋吝其勿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

受春秋精十餘年經學

明習舉明經遷議郎

著其心而後世有所考矣

網

不肯為  
成帝可謂  
不知命

師古曰  
替謂延拜  
之文替  
進也延進

而拜之  
也替替者  
各替

成帝有穆  
穆天子之  
容

綱目未見  
者八事

朝廷翕然  
望至治  
詔劉秀典  
領五經

**溫公曰**變是詠天也隱其謀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  
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帝崩**帝素羸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且當辭去又欲拜孔光  
問誰議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  
儀曰殺葬延陵

**班彪贊曰**成帝善術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  
尊嚴若神可謂有天子穆穆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  
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  
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  
福所由來

**霍善贊曰**成帝之篇天地變異有綱目所未見者八事兩月相承食震  
音借火滅也

日江竭皆他時所絕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燬宜矣○燬

者漸矣

集覽於邑互鳴嗚通短氣也

綱目未見者八事

綱目未見者八事

綱目未見者八事

綱目未見者八事

綱目未見者八事

綱目未見者八事

綱目未見者八事

綱目未見者八事

綱目未見者八事

綱目未見者八事

綱目未見者八事

綱目未見者八事

劉歆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

其叙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農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

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逢出各引一端合其要歸亦

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

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

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

之畧矣綱曰劉歆後附於莽莽專權

胡致堂曰法家慘刻名家苛統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

脩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脩六藝者為誰氏邪歆之言多舛如此

方之董相豈直什百之相遠哉

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

井蕪之路薄賦歛有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

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

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

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無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

賈為減賤貴戚近習不便也詔書且頒後遂寢不行須師古曰須待也

丁南湖曰師丹事哀帝諫沮丁傳兩后稱尊號是使名分立於朝也限

田一論是使德澤下於民也班史贊師丹之議信乎其善議矣

傳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眾庶歸望於喜傳太后

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

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日遣歸眾庶失

望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眾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

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師丹限田之議何如

師丹限田之議何如

師丹限田之議何如

師丹限田之議何如

師丹限田之議何如

**綱**九月地震白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目**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人

君之表也間者尤不光明侵奪失色邪氣蚺蜺數作竊以日食視陛下志

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

其言悲辭之託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

月者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唯陛下

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今汝穎漂涌並為民害百

川沸騰咎在皇父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

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

退不任職以疆本朝

○**目**騎都尉平當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置議奏言沿河有上中下策

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

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道得其善為民者宣之

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

賈讓言治河三策

倍

便言故使冀州民當水衝者決魏縣名遶郡魏郡遶郡魏郡放河使北入海此上

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勢此中策也若乃繕完

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此下策也

○**綱**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史畧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

恐道路有盜賊後母謂王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

策免武罷歸就國後五歲復為御史大夫月餘徙前將軍

○**目**因前王商劾湯免為庶人徙燉煌郡至是議郎耿

育上書訟免曰湯為聖漢揚威雪耻卒以無罪老去燉煌正當西域通道

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豈不痛哉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綱**乙卯建平元年以傅喜為大司馬○**綱**九月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為

庶人復賜爵關內侯○**目**令褒貶猶寺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重馬

耿育訟陳湯之冤

諱欣定陶王箕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為皇太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五帝欲收攬威柄然制於傅太后過寵於董賢主德不匡漢祚遂微

漢書卷九

二十一

桑

衣服宜皆稱皇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大司空冊曰聖王制禮

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

亂也今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

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暮明尊本祖而重正

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王立後奉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今欲

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

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冊由是寔不合上意又

使更書奏吏私寫其草下傳子弟聞之劾冊博士申咸等上書言冊經行

無比發憤奏封事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冊上貶咸等遂策免冊唐林

上疏曰冊經行世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

泰重宜復冊邑爵使奉朝請詔賜冊爵關內侯

綱目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弟宜鄉侯參皆自殺

綱目中山王箕子幼有

為

師丹世儒宗德

無比

師丹經行

無比

師丹世儒宗德

無比

師丹經行

無比

師丹世儒宗德

無比

師丹經行

無比

師丹世儒宗德

無比

師丹經行

無比

師丹世儒宗德

無比

師丹經行

好插曰自內故曰

馮健行當

熊能

而止

馮參以族

見俾

馮參不改

其操

大如如鍾

馮殿中

洪範所謂

鼓妖

朱博宜將

不宜相

也

登親詔

也

生是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誣馮太

后呪咀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為健仔嘗從幸虎圈

能逸出攀檻傅健仔等皆驚走馮健仔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

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傅健仔慙由是

有隙因是中謁者令史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及弟參皆自殺參於嚴

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絀

參終不改其操時馮氏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

綱目丙辰二年丞相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為庶人以

朱博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楊雄及李

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

耳則女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

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

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疆殺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

也

也

也

也

師古曰延入

而登殿也

漢相御史

丞相御史

大夫初拜

皇帝延

登親詔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惡丞疾之怒上不聽後博竟有罪自殺綱冬十月以平當為丞相

綱丁巳三年三月丞相當卒綱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何不疆起受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

不起所以為子孫

綱四月以王嘉為丞相綱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主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立命卿也以輔之居是

在得人 聖主之功 教化行而 治功立

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官為氏如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

方今急務

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下材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王嘉諫文

綱南胡曰王嘉初拜相用人欲久任而相道得於姑既乃諫沮董賢之寵幸雖殺不避而相道全於終綱史稱曰王嘉之爭凡矣其

臣心如水

綱戊午四年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

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

責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

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

稱冤疑昌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眾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免為庶

人崇死獄中按史記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寶從入舍祭竈請比隣忠使所親問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

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說

何前後不相副也實曰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孝義無往

教道不可繼身細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

綱南胡曰王莽篡竊之謀矣待孝平而後決哉其在哀帝幸董賢之日飲帝從容視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嗚呼自古好色之君固多豈有比一頑童而即許禪以天下者耶於是王莽聞之豈不曰頑童且可受禪而國威寧容不受乎於是乎高帝之天下未喪於莽而先喪於賢矣

綱八月諫大夫鮑宣上書綱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

諫大夫鮑宣上書

宣上書



官爵天下之官爵

治天下當用天下之心為心

其職

六經之治

貴於未戰

大事之本

下者秦亡度窮困百姓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復劇於前乎

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致外親小童幸臣

董賢等在省戶下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

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

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傳喜使領外親何武師

毋孔光彭宣龍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

意而已也書何特筆也自劉輔以諫大夫論息夫躬自是諫官無聞焉宣請黜董

賢西漢之世書諫大夫七未有其諫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此書上

可謂無愧其職也單于

單于六經之治

單于其職

單于揚雄諫絕

單于單于

單于六經之治

單于貴於未戰

單于大事之本

單于單于

單于六經之治

單于其職

單于揚雄諫絕

單于單于

單于六經之治

單于貴於未戰

單于大事之本

單于單于

單于六經之治

單于其職

不可不察

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嗾明甚以秦始皇之疆然而不敢窺西河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

困于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其泉

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武帝使馬邑人誘匈奴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

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

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窮極其地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

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

望之北哉狼望匈奴地名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求寧是以忍百

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廬山即廬山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以擊之時

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返尚誅兩將軍故北

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

風

漢兵若雷

漢兵若雷

漢兵若雷

上世遺策

賈十而愛

動人以行  
不以言  
應天以實  
不以文

上  
民心說而  
天意得

立呼韓邪歸化稱臣然尚羈縻之計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疆其兩反強勉也  
今車于歸義懷誠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  
不得已者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  
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更報其書而許之  
**綱**已未元壽元年正月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  
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目**初傅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  
因建言災異屢見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  
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  
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欲令覺悟友  
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王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  
法者各一人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  
言嘉奏曰孝元皇帝温恭少欲賞節節約馮貴人以身嘗罷然賜錢五萬

師古曰每事  
皆考於古者  
厭滿也

以匏宣為  
司隸

而已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雖遭凶年加有羌變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  
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  
傳業陛下陛下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  
而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奢侈放縱變  
亂陰陽災異眾多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且節賢寵全  
安其命上不悅杜鄴以方正對策曰日食明陽為陰所臨今諸外家並侍  
帷幄典兵將屯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晡然日食欲令昭  
昭以覺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  
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媿不報上乃收晏印綬罷  
歸第書法是日何捷也哀帝不明所用非人天應之捷如此可不畏哉

**尹遂昌曰**

方書以傅晏丁明為大司馬即書是日日食而  
又適當正旦則其封拜不合天心從可知矣

**綱**以匏宣為司隸

**目**匏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

天人同心  
人心說則  
天意祥

與太平之  
之端

王嘉封還  
詔書  
王者代天  
爵人

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  
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眾庶欣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  
天意祥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  
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邪厚之如此  
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免遣就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  
心建立大政與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為司隸  
**綱**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目**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  
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而損  
至尊以榮寵之四方皆同怨疾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  
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  
之於無窮哉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詰廷尉嘉喟

吏問負不  
肖主名

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有負國死有餘責吏問  
賢不肖主名問其人名賢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  
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死書法嘉不食死其書

**綱**曰王嘉為相垂及三年當時董賢之寵如鄭崇孫寶諸人者以  
論諫獲罪蓋帝擁護幸臣不超心腹嘉之陳列雖明白切當  
然帝方迷而不復亦何益哉綱曰  
書官書爵書殺亦以深惜之也

官閉門不  
納諸生  
太李

**綱**八月下司隸鮑宣獄髮鉗之○**目**丞相光行園陵行巡官屬以令行馳  
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  
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  
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守詣上竟  
抵宣罪

以孔光為  
丞相  
見軍却入

**綱**以孔光為丞相上故令董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欲尊寵賢下車拜謁賢時  
年二十二為大司馬衛將軍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不敢以賓客  
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

不敢以重  
答謝之禮  
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胡致堂曰**孔光以經學為帝師尊無比擬不能如申屠嘉之推辱師

道粗舉矣今乃降躬敗禮如凡所畏拜謁送迎不敢少忤光自苟賤可

也如大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為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形媚悅

之態先聖不云乎却夫患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

忽遺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奇苟合不結党友豈其少而自強老而變

節耶

**丁南湖曰**不主癰疽與侍人瘠環者孔子也孔子以此為家法而其後

之家法而其後裔効尤何怪乎衰之幸董賢乎嗚呼孔光自絕於祖教

不足責矣高帝首開乎亂風良可惜哉

**目時平阿侯譚子闕為中常侍闕妻父蕭威望之子也賢父恭欲為子求**

**威女為婦使闕言之威私謂闕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

**之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闕悟還報威自譏薄**

**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此後置酒麒麟殿上從容**

**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闕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

**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闕出遂上書曰董賢無**

**功封侯列備鼎足橫蒙賞賜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袁了凡曰**王莽後篡漢王氏之不黨莽者王闕一人而已漢書不明莽

閉獨懼莽誅而闕獨全閉智矣哉然闕為蕭威之婿或知董賢之敗而

不與通婚則教闕使自別于莽者未必非威力也

**綱唐中二年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胡氏曰**哀帝之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綬者五

十餘國雖曰中國榮觀警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

其本不勤遠畧而忽近圖其慮深矣

**綱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

**董**罷三公官於是復置書曰復三公名可也其曰正三公分職何帝

私也欲尊重董賢遂升大司馬於大司徒之上徇私情亂舊章謂

疆主威以則武宣

三人舊矣若新命

聖主不勤遠畧

將根幹顛矣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固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武宣**帝欲以武帝宣然而寵信謔譖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賀善替**曰

前綱曰所善封拜誅斥九二十八其十七皆為傳太后其不為太后者十一皆為董賢其不為董賢者八事耳自始至終一私輾轉是以雖欲內強主威而漢業卒衰有由然矣

**顏頴**曰

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太后後海王后潛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心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唯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大皇太后聞帝崩召賢問以喪事調度憂懼不事吾今葬佐君賢頓首幸甚乃遣使召葬葬以太后旨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葬疑其詐發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萬賢父恭與家屬徙合浦縣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時欲舉可以任大司馬者孔

孔光

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公孫祿以為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

令外戚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大皇太后自

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發明**之得權由大皇太后授之也他日投壘於地果何及乎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時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

舜使持節迎之○**八月**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彭宣**以王莽專權

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曰太后策免宣使就國數年薨

**班固**贊曰

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

**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

亂臣賊子其篡竊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總總已以聽發明已以聽之詞則知莽之移國其所由來者漸矣

**孝平皇帝**諱衍元帝庶孫中山王箕子之子哀帝無嗣召入為太子在

位五年王莽弑之壽丁四○孝平不造新都作罕不伊不

**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作諷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

塞外亦重獻白雉

周喪戎四海

風讀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

作諷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

獻白雉

譯獻白雉一里雉二越裳南方遠國名在交趾南於是群臣盛陳養功德

致成周白雉之瑞養宜賜號曰安漢公

**林侯官曰**陳勝將起以丹書帛置之魚腹使吳廣效狐鳴於叢祠王莽

足以及誑成卒而漢朝公卿乃為養之所誑其不知之耶抑知之而相率

為偽耶綱壬戌二年春越雋郡今四川上黃龍遊江中○**目**太師孔光大司徒馬

宮等咸稱養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

賢尚猶有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

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司直陳崇劾奏寶坐免終於家

綱大夫龔勝和漢罷歸○**目**龔勝和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養令太后

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其年皆加優

禮而遣之梅福亦知養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

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吳市門在紹興書法直書罷歸見二子之

師古曰 譯謂 也道 俗殊隔 乃通

功德比周 周召兩不 相損

海福知亂 而夫 變姓名為 吳市門卒

力退 廣保金 臣節

三子自見 養之智 龔勝

養明掛冠 隆明掛冠

二子為得 加安漢焉 幸衡

**尹遂昌曰**

養賊竊柄篡勢已成二子在漢雖位非三公然亦優其禮矣 扶顛持危既無所用其力獨能從容引退庶幾保全臣節爾 綱曰不曰罷大夫龔勝和漢而曰龔勝和漢罷歸者所以見二子之去 乃其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潔身之美異乎孔光之輩所 為矣

綱癸亥三年春聘安漢公養女為皇后○**綱**安漢公養殺其子宇城中山

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沁音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海內震

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

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林侯官曰**

王莽逆節既萌漢朝公卿為之犬馬曾不少愧而梅福隱會 稽逢萌客遼東若將免焉者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 知不入亂邦不 居二子為得之

綱甲子四年二月遣大司徒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養女○**綱**加安漢公

養為宰衡周公為周太宰伊尹為商之阿衡故采此○**目**初陳崇張竦奏

稱養功德以為宜恢國如周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

周益甫

卷之九

三七

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新息召陵二縣名俱屬汝南及黃郵聚新野田黃郵聚落名新野南

路建務訟

文王卻虞

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作而退雖文王卻虞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平欲質成於西伯入其境見其俗禮讓乃以所爭田為閑田而退

徵天下通

丁南湖曰蕭政妻三皇五帝而稱皇帝皇帝之澤遂於是乎熄

經異能之

奏奏起明堂辟雍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乙丑五年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  
錫六虎賁七弓矢八鉄鉞九龍幣皆所以勸善扶不能  
氏者賜與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助民者賜樂則民衆多有賜賜弓矢  
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鉄鉞能征不順者賜弓矢  
孝道倫者賜租粟舊說解與馬謂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謂玄衮  
樂則謂軒轅之樂也宋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  
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謂彤旅之弓矢也鉄鉞謂大柯斧賜之傳殺也租  
賜以祭祀也

綱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弑帝○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

王莽藏策

椒酒漢以大寒後戊日為臘記月令孟冬臘先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

金滕

請命於泰時帝祠壇於其泉是為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武王有疾周

崩

珽固贊曰莽無思不服休徵喜應誦聲並作至於變異見於上民怨積

孟通

是月前輝光謝貴許驕及莽分京師置奏武功長武功長漢之孟通

符命之起

自此始矣於是群臣奏太后請安漢公踐祚謂之攝皇帝詔曰可

孟通

趙雪航曰王莽篡漢當時守清潔而不污者惟梅福逢萌先見後而去

孟通

而先見後而去者二人不屈引

孟通

孟通

孟通

孟通

退者六人 其人品優 劣可得而 評評款 清名素稱 于時 孔光不忠 削足適履 役首便冠 高祖成功 之速 文景後致 刑指 李昭天資 之明 孝宣功烈 優然 論高帝

之大義故寧死而不辱身也至若紀凌卯越卯相唐林唐遵等以清名素稱於時揚雄谷永以文章著於世劉歆為劉向之子漢之宗室而皆含羞蒙垢臣事篡逆何無廉耻之甚也又若孔光者乃先聖之裔受知三朝位冠百辟明知王莽造飾偽行內懷奸謀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是以文武二大柄付於莽手莽平元年光為太師稱莽功德比周公成其篡逆之志先正言其事漢則不忠承家則不孝玷辱聖賢祖宗史稱光謙恭畏謹上隱下洩以為美德以愚庸見正若削足而適履役首而便冠務小失大奚足以為賢乎

西漢總論

顧通瀾曰晉者廢秦無道禁錮半毛山東之豪投袂而起以逐秦鹿於中原赤帝子無前人之迹立錐芒之地史纂荆却說公孫述曰漢高祖無前云云提三尺以犯

危危難帝曰朕披堅執約法三晉之政行而萬民悅新城三老之說用而四海從猛士如林陸機論謀臣如雨李陵書而帝知人善任英雄陳力以故禽魏取代什趙脇燕擊齊威赫四百五十二年之業不五載而馬上定之素靈芳斷赤火隨炎漢以王而天意所屬竟歸其主王載作鴻門驢意歸真主然後命蕭何定律令韓彭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戮丁公之恩以厲不忠先雍齒之封以息僞語求鄰國之贊以取真才親孔子之祠以培道脉鐵馬金戈之天下雖不足以上感五下登三而威加海內以享皇帝之貴其規模已宏遠矣然分羨帝謂羽曰必欲烹而擁篲擁篲迎門却行非孝也追羽固陵非信也欲易太子非慈也僞遊重慶非誠也封三庶孽非制也晁錯曰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趙臨功臣越等非仁也輕士慢罵非禮也結親匈奴非正也被圍白登非智也蓋智術雖足以鼓舞一世而無學以磨治故四皓其亡匿兩生不肯行亦以帝非純



論惠帝

論呂后

論文帝

治之主也。惠帝以仁柔之資，童年嗣統，一以清淨為治，尊禮宰相，優厚親王，民有孝弟力田者，舉之法有妨吏民者，省之。挾書律除之，可謂有君人之德。而人彘之慘，虧損至德。惜夫孝惠無子，呂氏嗚晨，往往以他人子擅主大器。劉氏不絕如帶，袁盎曰：呂氏時而分王諸呂，女弟為侯。此在綱目三百六十二年所未聞者，向非齊襄外舉，兵討諸呂，朱虛入衛，封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平勃交驩，北軍左袒，則非其種者，孰鋤而去之乎？代王以高皇帝側室之子，大臣迎而立之，恭修玄默，專務以德化民。却千里馬，惜露臺費，景直言極諫之臣，除誹謗妖言之法。南越不臣，賜單辭以伏之。吳王不朝，賜几杖以安之。張武受賂，賜金錢以愧之。耕籍田以倡天下，蠲稅租以惠兆民。止輦以受諫，疏除肉刑以全民命。躬示敦朴而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浴露襲不以金銀銅錫為飾。煙火萬里，方內享安寧之慶。帝曰：方內安寧，靡有兵革。禁網疎闊，司刑無鬼哭之庭。西都賦云：司刑無鬼哭之庭。

論文帝

策之獄矣。策之獄矣。孰非寬仁恭儉之所致哉？其脩夷也，每飯念季，齊拊髀思頗牧。上拊髀曰：吾獨不得頗牧為將，豈憂匈奴哉？按轡行細柳，外雖和親而內不廢自治之策。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又與薄伐，儼然至于太原者，而一轍蓋天資甚美，故令德善政相望於冊，使得道學之臣以佐之。十堯九舜，曷足云也？惜大臣不過絳灌申屠之徒，張南軒曰：以文帝天資之美，豈不可以追三代之餘風？而微疵曲過亦在不免。廢淮南王而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而微疵曲過亦在不免。廢淮南王而致斗粟尺布之謠，信新垣平而有玉杯改元之失，作廟渭陽，親祠五帝。平言長安有神氣，成五采於渭陽。五帝廟親祠之。短喪廢禮，溺於小仁，不能不為全美之累焉。景帝承富庶之後，坐享宴安，第任智囊之晁錯，而七國稱戈。錯勸帝是作渭陽五帝廟親祠之。而公侯側目，皇后薄氏以無罪廢而夫婦愛虧，太子以無罪廢而父子恩絕。周亞夫以無罪死而君臣道乖，故先儒以刻薄任數，詐力御下病之，而災異疊仍，皆以忌刻少恩。

綱要

所致信非誣也然竟遵前業節儉為心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  
 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而於刑獄之際充為用情綱目詔獄疑者壽城答  
 法定筆令詔治獄者務  
 先寬書法云帝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是亦慘刻中之仁恩也國家無事黎民醇厚周云  
 成康漢言文景荷與休哉武帝即位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太庭而得  
 一代大儒董仲舒為之首於是罷黜申韓蕪張之說而憲章六學協曆改  
 正以夏時為歲首武帝紛紛  
 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緝禮裁樂化俗移風洪劉孝  
 儀表故號令文章煥  
 然可述使其味仲舒勉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納汲黯多慾之戒以  
 奮其雄才大畧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諸惜其狹小漢家制度而遊宴征  
 伐神仙土木之事交戰皆形射南山而鄆杜之令塞心帝射獵南山下  
 鄆杜令欲執之  
 止逆旅而栢谷之翁奮臂又嘗至栢谷逆旅主  
 疑為姦盜欲攻之帝之佚志已肇於此自  
 後所用者皆啓豐稔好之人公孫弘以曲學用李少君以却老用樂天  
 以神仙用文成以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上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言

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敖以遠使用或西而紛紛制作卒成於數人之  
 手由是祀五時太一如東萊泰山以期不死起栢梁臺作承露盤以冀  
 長生凝神於蓬萊稅形於海上陳普室曰蓋嘗疑神於蓬萊說形  
 於海上鬼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作蜚  
 壺觀通天臺高宇雲覆千楹林錯以求神仙之一遇觀犀甲則建珠厓  
 首聞葡萄酒通大宛欲善馬則遣貳師伐昆明則習水戰大將軍五出師  
 而匈奴服驃騎將軍三出師而昆邪降兵連而不解食貨志云侵擾北  
 邊兵連而不解  
 饋運而不休天下皆鍛甲砥劍矯箭控弦嚴安論  
 征伐善以從後而驅我元元  
 時聞鳩笛遙聽塞笳類聚文  
 類聚以空幕南之玉庭自以為威震百蠻武暢四  
 海矣卒之屠民而蝗國川血而山骸誠齋文贈  
 武帝犀皮玳瑁不足珍枸醬  
 竹杖不足貴夷歌巴舞不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法繁於秋荼並鐵  
 論秦  
 而密於疑脂利折於秋毫弄商車造皮幣鑄白金  
 告審錢征鹽鐵置均輸百姓皆殫其地之出  
 竭其廬之人不足以填無限之慾壑而天變盜興不可救藥乃作沈命

法這直指使以罕籠天下芻狗萬民而漢非文景之漢美好大而大不

遂喜功而功不成澤竭政塞將誰之充且又以堯母名門銅戈夫人

思子宮之作上憐太子無辜作思子向非輪臺悔過付託得人以霍少子

其不為亡秦之續者能幾何哉大將軍光受託孤之命輔少主問民疾

苦賑貸貧民又罷田租罷權酷可謂知時務之要而帝年十四即能辯

光之無罪俾趙主震震而雪消於見大率行義云為人上首心

以年而又得伊周之佐周成王不是過矣帝前光以太后命迎立

昌邑王及其即位遊戲無度自絕於天在位二十七日而使者旁午徵

發凡一千二百二十七事乃以太后命廢之而迎立武帝曾孫帝應石

立柳生之瑞帝起閭閻稔知民瘼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慎刺史守相

之官嚴二千石之選求直言除租賦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是以吏

稱其職民安其業威信北夷單于慕義匈奴遣子入朝帝思股肱之美繪

形麒麟以著中興輔佐之猷太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張安世韓

詩書蓋寬饒治其雜霸而開三大釁殺趙蓋韓揚以為基禍之主比

之殷宗周宣似為少愧而鳳凰之集凡六見豈帝之好名而為是粉飾

太平之事與孝元初立首荼貧民賑困乏罷宮館減獸馬徵用儒生委

之以政雖文景初政未有過是者然百廢弛賞罰倒置用賢則如轉

石去佞則如拔山劉向恭頭構芻千岐萬轍富弼文集小人不勝則蔽

主耳目使不聰明雖殺其賢傅蕭望之但得其免冠謝而已易欺難悟威

權不肅是孝元之柔柔而過者也孝元之過過於柔者也是以災異蒲

天下以成極亂之世而孝宣之業衰矣成帝繼統變異紛紜在漢世為

論昭帝  
論宣帝

內官  
外戚  
許  
論元帝

趙廣漢  
蓋寬  
饒韓延壽楊惲

論成帝

司九編

百集

四二

特甚而五舅同日封侯王譚商立根逢時五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二十三人五侯僭逼栗輿王鳳尤為顯恣君若贅旒不壹舉手是田氏

復見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也帝不能見形察影梅福言陛下不見以形

新德而校獵長楊鬪鷄走馬帝為微行鬪鷄走馬俾宿衛之士執干戈

而守空宮谷未寵幸禍水帝悅趙飛燕召入宮女弟復召入皇后廢黜

治道顛錯莫此為甚言之可為於邑趙氏亂內外家而帝不悟

何與哀帝躬行儉約減省致用罷斥王氏朝廷拭目且不下堂而天下

治也說苑雜左禹右皋陶然所用者多丁傅之黨傅晏丁明董當哀而

寵信諛諂憎嫉忠直殺卿崇上崇傅后下孽董賢年二十二為大所為

如此而欲強主威以則武軍帝屢誅大臣欲強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

人也其可得乎哀帝既崩太后尊寵王莽迎立平帝而政自莽出乃改

風俗更制度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

漢帝

漢帝

其意而挈劉氏之天下玩弄於掌股之上自以比化匈奴東致海外南

懷黃支而包藏不軌斯時也遂那原辭職而去逢萌掛冠而逃梅福

棄家而隱逆窺莽志若燭照數計而龜卜柰何舉天下之眾但知助桀

不顧吠堯而稱功誦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而加安漢公

加宰衡加九錫以遂其奸噫莽之謙恭豺虎之不噬也漢臣不察而為

之傳其翟翁則飛入城擇人而食必致之理也由是毒天子抱嬰兒居

攝踐祚求王爾於漢家之老婦而火德灰矣向微劉崇崇起兵討莽翟

義義起兵討莽孰為聲逆罪於天下哉

右西漢十二帝二百一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合二百三十年

孺子嬰諱嬰宣帝玄孫廣戚侯勲之子也平帝崩無嗣王莽

附王莽莽字巨君孝先之后姪也初封新都侯弑平帝篡漢天下

而輔政遂移漢祚罪盈然積天下叛

丙寅居攝元年三月莽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年二歲莽  
相最吉○夏四月安眾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初崇與相張  
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耻也吾帥宗族為  
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死名不得入而敗書漢書起兵死之  
後世勸

書討書死之者所以正逆賊

五月大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群臣復白劉崇謀逆者以莽權

東郡太守

丁卯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程璜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傑起

程璜

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程璜方進之子也與姊

猶可不斷

子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必代漢家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

於先帝

賊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許諾義

依周書作

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移檄郡

大誥

國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大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

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寺七人為將軍以擊義三輔豪

傑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眾至十餘萬人莽復拜王級為將軍西

擊朋等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返位孺子之意於是更士攻義破

之

尹起莘曰

王莽篡逆舉朝和之奉天下和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曰劉

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起遂至十餘萬眾義兵亦

少振矣雖如何哉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褒從義之士為臣子之勸爾

綱目急於

目戊辰初始元年王級等擊趙朋霍鴻皆殄滅諸縣悉平莽自謂威德曰

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綱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后為新室文母太

皇太后

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以獻莽大意謂天帝與高祖傳禪  
怒罵曰而屬父子宗族家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  
時奪取其國天下豈有而兄弟耶因涕泣言莽必欲得太后寧能終不  
與耶太后聞辭語切恐莽脅之乃以璽投地曰我老已死如爾兄弟今族

了九綱鑑補 莫需子問文九卷

四十三

知

季路冉求  
吉當

劉快起兵  
討莽

歷小漢家  
制度

天地之性  
人為貴

滅也更號漢太皇太后書法書曰稱皇帝者何若曰哀章作銅

日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書法書曰稱皇帝者何若曰哀章作銅

發明書莽為大司馬居攝踐祚稱假皇帝號令奏事母言攝皆太皇太

已巳國新莽始建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安定公孝平皇后為安定太后

胡致堂巨也然而弒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聖門高弟季路冉

求乃克當之天下乎此者其將何名不能從弒逆之事斯則亂臣已矣

以漢朝觀之奏請宰衡位攝皇帝權輕者又群臣也莽位既定中傳將

群臣也奏云劉崇等反以攝皇帝權輕者又群臣也莽位既定中傳將

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群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何以群為乎愚

故續而出之以為世戒云

綱夏四月徐鄉屬東萊郡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綱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

心意未滿隘音狹隘小漢家制度欲更為踈濶乃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

一而稅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疆者

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即牛馬繆

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也今更名

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

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

賊音媚也物猶也

綱唐午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

班固曰漢興懲秦孤立而敗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

難成大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未派濫以致溢故

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拆至於哀平之

際皆繼休苗裔親屬疎遠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自異是故王莽知

漢中外禪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因母后之權顯擅威福詐謀已成遂

據南面之尊漢諸侯厥角稽首奉上璽轂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

求容媚豈不哀哉

師古曰枉  
曲也正曲  
曰矯言正  
秦孤立  
之敗而大  
封子弟  
以至失其

井田政治  
之本  
帝王以天  
下為公  
仲舒漸復  
古制  
井田萬世  
良法  
亦仁政所  
當先  
漢矯枉過  
正  
過於強盛  
中也

綱目

漢書

五十四

嚴尤三策

三家未得

上策

周得中策

天下稱明

再武

問嚴尤三

策五難何

辛未春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惠等十二將分道並出  
 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  
 秦漢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  
 時獫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練兵深  
 入遠戍雖有克復之功兵連禍結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皇築長城延袤  
 萬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北邊尤甚發三十  
 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師老械  
 弊此一難也邊郡空虛不能奉軍糧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  
 八斛非牛力不能勝音升牛又自齎食加二十斛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  
 春夏甚風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身隨不得  
 疾行虜徐逃遁勢不能及幸而逢虜要遮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  
 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

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擾亂  
 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空虛野有暴骨矣

丁南胡曰舊史謂莽欲立威匈奴遣將並出則與莽之主中國而征匈奴矣若嚴尤臣莽而獻策以助莽是亦逆賊之黨耳而又冀足責我之凶

綱莽迎龍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時莽遣使者奉璽書印  
 綬迎龍勝勝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

吾受國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詎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  
 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紀遂薛方郇越郇相唐林唐遵

郇音旬皆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紀遂兩唐皆仕莽郇相為莽太子四友  
 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巢由二逸士之名也高士

讓焉乃遁於箕山之下後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潁時有  
 巢父牽牛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召我我惡聞其言是

問東漢清名之士何如  
 如

丁六經銀補 漢子嬰九卷

故洗耳巢父曰三若處高崖深谷誰能見子故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  
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牛口遂牽牛上流飲之郭欽為南郡太守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箕山在河南莽說其言不疆致之

蔣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咸  
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  
矣即乞骸骨去職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  
猶用漢家祖臘其工氏之子曰脩好遊祀之以為祖神漢以火德王火盛  
所得禽獸祭也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欽其家律令書文壁  
藏之又齋栗融北海禽慶種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書法

袁了凡曰陳咸於莽篡之後猶用漢家祖臘陶潛於宋篡之後投劾歸  
義全本朝身全異耕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宋初以後但稱甲子皆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  
治人子秉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猶焉貞而不諛方近之謂  
善道不諛方貞而

下南湖曰西漢亡時節義配夷齊者龔勝一人耳或議勝曰何不如梅  
也然勝之所以高於福萌者正以其不去耳夫隱者以廢倫為不仁死  
者以正寢為得禮福萌之客死皆非正寢而福之棄其妻子倫理盡滅  
賢哉勝乎其一死而四德備乎死以終漢義也死以避莽知也死於正  
寢而喪事之預備禮也死於適子之手而倫倫之相依仁也

曰壬申四年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  
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謦謦陷刑者眾莽知民愁苦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  
賣之然他政詩亂刑罰深刻賦歛重數猶如故焉

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菴食堂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  
廢撤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與音預干也與

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

也

生莽亂造  
慕古

三子悉令  
解官  
陳咸用漢  
家祖臘  
先人豈知  
王氏臘

三百優  
魏

善道  
不諛  
方貞而  
即將絕紀  
大節  
魏勝能全

遠



姓名吳  
人謂祭  
者饋

太后令官  
屬黑貂

以陳饋食哉養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  
黑貂至漢家伏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

**發明** 養已更號新室文母而此不書者不予其改也太后雖為內主成  
其固已未如之何况太后之心未嘗一日忘漢此綱目所以止書太皇太

后之號亦以遂其本心不絕之於漢云爾

**綱目** 丁丑四年臨淮琅玕及荊州綠林兵起

不得耕桑繇後煩劇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綠養禁

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荊州新市人

新市漢縣名故城在安陸州荊山縣屬湖廣道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共聚藏於綠

林山中至七八千人

**綱目** 戊申年莽大夫楊雄死

及劉秀並列哀帝之物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

拔擢而雄三世不徒官及莽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好古樂道欲

寅五

揚雄三世  
不徒官  
以文章成  
名後世  
揚雄作太  
玄法言

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

譚以為絕倫侯芭師事焉劉柔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柔坐事誅辭連及雄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

死葬閣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

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

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

簡易伏鴻口吃不能劇談清靜無為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

賤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孝成時有薦楊雄文似相如者上方如祀其泉

泰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雄從上還奏其泉賦上祭汾陰還上方如祀其泉

譏雄非聖人而作經書法

不食周粟而死揚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

列當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於此時亟引而退與董賢王莽輩比

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於稱莽功德與夫

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特筆深貶之也或顧謂雄家素

貧苟不仕莽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命義不當以苟活為心

師古曰  
雄作之  
玩白故

士君子明  
於去就之  
義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其所為

九編通補

漢子嬰九卷

四七

師古曰  
旁依

安命義  
士君子不  
以苟活為  
心

誠使遁迹丘園饑餓而沒  
既能不辱其身所獲多矣  
袁了凡曰揚雄之母之謀其崇修聖新光大於唐虞豈惟劇秦論哉或  
妄委之上而况鼠坻牛場之間乎或曰雄歷三世蓋與莽處者夙矣莽  
將登用名賢以文奸豈容雄之母仕乎曰必畏死則仕而可抑投閣不  
足以死乎

又曰王莽以井田靈臺辟雍擬周公揚雄以法言太玄  
此孔子王莽問室之揚雄也揚雄和門之王莽也

目琅琊樊崇起兵於莒一歲間至萬餘人又有東海刁紹子都亦起兵鈔

范升奏記  
王邑

擊孫賓奔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  
目巴卯年春奔立須卜當為單于大募兵擊匈奴  
目大司空史范升奏

記司空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芳春歲首  
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踊高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

一言可以  
解天下倒  
懸

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帳帷矣升有一言可  
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憂不可書傳顧家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

唐書  
大傳

綱庚辰元皇以唐尊為大傅  
目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

乘牝馬柴車藉藁以瓦器飲食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

象刑赭者幡汗染其衣赭幡犯制者以赭著其衣謂以赤土染衣也奔聞悅之封尊為平化侯

綱收卸惲繫獄  
目惲明天文曆數以為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  
雷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

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綱辛巳年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綱秋南郡秦豐起兵  
目豐聚眾萬人莽召問群臣擒賊方略皆曰此天

囚行尸言人之無能為猶死尸之僅能行耳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

史令宗宣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大傅唐尊飾虛偽以偷音偷名位賊夫

人之子國師劉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張邴孫陽造井田使民

集覽曰  
藉身之  
所依也

天欲令就  
臣位

公孫祿徵  
來與議

師古曰與  
讀曰預集  
覽曰偷  
與偷通  
苟且也

棄土業營匡設六筦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  
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  
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禄出

**壬午**三樊崇等聞莽將討之恐其襲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  
也別異也由是號曰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匡丹

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  
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初田况上言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積殺併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

**赤眉破廉丹誅之**○**初**莽以詔書讓丹丹恐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  
衍因說丹曰今海內清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

從之為將軍計莫若納雄傑之士除萬人之害俾功列著於時而不滅丹  
不聽引兵與赤眉進戰敗被赤眉誅之

**赤眉破廉丹誅之**○**初**莽以詔書讓丹丹恐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  
衍因說丹曰今海內清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

從之為將軍計莫若納雄傑之士除萬人之害俾功列著於時而不滅丹  
不聽引兵與赤眉進戰敗被赤眉誅之

**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令欽生三男續仲秀漢書云長沙定王名

**大節**秀隆準曰角謂天庭中骨起狀如日也性動稼穡續常非笑之續好

**比於高祖**兄仲仲高祖兄之名也高祖曰始大人常以

**仲多**人李守好星曆識記嘗謂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

**相約**結定謀議歸春陵今道舉兵於是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

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官冠也武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謹厚者謂

**劉伯升**字劉續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與

**兄弟可謀**大事劉秀起兵春陵李通遺軼迎秀

**不聽**引兵與赤眉進戰敗被赤眉誅之

**赤眉破廉丹誅之**○**初**莽以詔書讓丹丹恐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

謀丹所以誅莽  
其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為將軍計莫若納雄傑之士除萬人之害俾功列著於時而不滅丹不聽引兵與赤眉進戰敗被赤眉誅之

劉秀字文叔  
大冠  
謹厚者亦  
復焉之  
兄弟倡義  
名始正

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續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李軼  
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子或曰是謂公劉秀乎秀曰何由知非僕耶坐

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絳衣大  
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焉夫光武之意欲圖莽者豈  
一日耶然於莽之世而為伯升之所為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  
業為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  
而光武收之  
此誠確論矣

丁南湖曰光武之取天下始以權術自保終以真情自奮何去非立論

願見下江  
賢將

十一月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收兵保棘陽會下江兵五  
千餘人至宣秋續與秀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

謳吟思漢  
非一日

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續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且為餘將言  
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之曰王莽  
苛酷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

天所與也  
民所與也  
天所與也  
民所與也

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  
可成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  
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屬也諸將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

此天所以  
祐吾屬

屬幾陷於不義即與漢軍合於是銳氣益壯襲取藍鄉藍鄉在宛南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  
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  
漢眾共立之天下大  
器豈庸才所能得哉

淮陽王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  
漢眾共立之天下大  
器豈庸才所能得哉

立劉氏以  
從人望

正月漢兵圍宛春陵戴侯春陵鄉名在湖廣曾孫玄在平林

更始  
元年

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

常等皆欲立劉續而

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求懦弱先共定

策立之玄即皇帝位

朝群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由是豪傑失望多不

服

二月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昆陽定陵鄧皆縣名  
俱屬河南開封府莽遣

昆陽定陵鄧皆縣名  
俱屬河南開封府

莽遣

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臣無

霸為壘尉壘尉軍門都尉也先新莽時連帥韓博上言莽東南五城昭

馬不能勝卧則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號百萬縱兵圍昆

陽諸將見兵盛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

一日之間諸部亦威矣今不同心共舉功名及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

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莽兵至城北諸將迫急乃更

請秀討之秀復為圖昼成敗皆曰諾○曰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

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

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劉秀至國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亦遣兵

數千合戰秀轉之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

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無不一當百遂殺王尋莽

皆飛劉秀小法大勇

兵大清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淮川盛溢漢音抵海水出南陽魯陽縣虎豹皆

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蓋獲其軍實輜重軍實謂車馬器械場

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

○秦聞漢兵言莽鴆殺平帝乃會公卿開所為平帝請命金撻之策泣以

示群臣

劉秀復徇潁川屯兵巾車鄉巾車鄉在潁川郡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

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縣名屬潁川郡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

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

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

陰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

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軾朱鮪勸更始

并執續殺之秀自父城馳詣死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續時為大司徒秀不與交私

兵

皆飛

豪傑翕然

響應

王莽殺弟

言語舉止

非庸人

圖大事者

伯升兄弟

未嘗曰昆陽  
如常  
拜秀為破  
虜大將軍

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

後漢書曰  
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

後漢書曰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

丁南湖曰  
殺矣安得而有西周更始殺光武之長兄而光武不敢以為

丁南湖曰殺矣安得而有西周更始殺光武之長兄而光武不敢以為

綱秋秀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改名曰秀

綱秋秀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改名曰秀

帝室  
劉歆易名  
應識  
歌乃向之

帝室劉歆易名應識歌乃向之

皆下之  
隴西武都漢二郡名今鞏昌

皆下之隴西武都漢二郡名今鞏昌

更始遣將攻武關  
鄧曄于匡起兵應漢開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

更始遣將攻武關鄧曄于匡起兵應漢開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

掖庭承明  
在未央宮北

掖庭承明在未央宮北

火中而死  
有存漢之節

火中而死有存漢之節

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群臣扶養之漸臺

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群臣扶養之漸臺

者數十人傳養首詣死  
縣名南陽縣於市懸

者數十人傳養首詣死縣名南陽縣於市懸

食其舌  
按綱目書眾共誅養者明養之極惡

食其舌按綱目書眾共誅養者明養之極惡

折節力行  
以要名譽

折節力行以要名譽

班固曰  
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遠者耶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

班固曰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遠者耶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

險於禁紂而養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詆毒流諸夏  
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蒼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  
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  
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則歸殊途俱用滅亡皆為聖王之驅除

**尹氏曰**甚矣亂臣賊子之欺世也禮施於國宋鮑之所以絀其君厚施  
之前折節下士輕財好義虛譽隆洽无后為其所惑為之宗主浸淫至  
於盜國毒流四海然後大兵四合克殄元惡雖漢祚復還而其禍亦深矣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  
表之從事司察從事官名司隸校尉置從事十二人以主察舉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

始見諸將過皆冠幘幘巾也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  
喜不自勝老吏或留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丁南湖曰**漢官威儀儀作於叔孫通雜以秦制非三代聖人法也而何以  
秦項禮民水火而漢措之於安全者百數十年一旦更王氏之亂是以  
見威儀而想恩澤夫孰計威儀之得失哉若當時示民三代之法則是  
上焉者無徵不信矣此歷代制作所以各從其時而不拘拘泥古也

**獨有文叔**獨有文叔獨有文叔獨有文叔獨有文叔獨有文叔獨有文叔

**劉秀**乃以秀行大司馬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  
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平音病平其不平也遣縱除王莽苛政復漢官

名吏民悅喜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帝王施為氣象帝王施為氣象

**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專封拜言我封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

**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侯拜得得擅專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

**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侯拜得得擅專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

**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侯拜得得擅專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

**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侯拜得得擅專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

**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侯拜得得擅專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

**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侯拜得得擅專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

**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侯拜得得擅專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

明公有盛德大功  
延攬英雄  
天下不足  
了凡綱卷四甫  
佳勇三三卷

定任使諸將皆當其才

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謂幕府中也與定計議毋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胡致堂曰**

蕭王之至荆禹杖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出關又為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觀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將之上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非諸國如是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所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此而圖形靈臺藏名大室為東京元功直無愧矣

**丁南湖曰**

禹志至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乃大書之以見禹無苛進用之明是君臣相遇也可謂善始矣其相保也豈不善終乎

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實譬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民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

不與心將司

都尉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王奔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奔殺之邯鄲卜者王郎又名點綠是詐稱真子輿百姓多信之立郎為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王郎詐稱子輿

甲申年更始委政於趙萌日夜飲讌後庭以至群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命音甘

大司馬秀以耿弇為長史○時耿况遣子弇詣長安弇年二十一至

推拈折廢

公等不避去說

弇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拔劍曰子輿斃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陳兵發騎以麟音各車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聞大司馬秀在震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



御即不足慮也引即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

囊中如入秀指鼻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愚謂能識真主於機穰之秋秀則

亂秀趣促駕而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蕪亭陽縣北亭亦在焉

時天寒刻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曲陽在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

潯沱河潯沱河自代郡南城縣東去參合縣又東過霸州文安入海候吏還白河水流漸

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

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

護渡未畢數騎而水泮特

陳止齋曰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皆

天而人不繼之鮮有不振事者矣漢之高帝光武蓋嘗得乎天矣嗚呼

不以冰合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于此不以其後不免者自沮亦

不以其幸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以

同其勝而俟其可乘之機卒之垓下之圍合而項氏擒耶耶之戰交而

王郎之勝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脫而成功

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始也雖天啟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嗚呼天之

欲收是君而使之有所統者不遠爾也置諸危而禍之投諸難而全之

大其所受而人君者不能因乎天而善用之方且安乎天而棄其所以

在人則向之所謂福者乃禍之所由禍之也全之者乃所以敗之也嗚呼

福我而全我者而自取禍敗也哉

大風下

南宮麥飯

吏民歌吟

思漢

印影獻策

至南宮信都郡南宮縣遇大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

電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今冀州是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都太守

任光和太守印彤印彤反和縣名不肯從光聞秀至大喜印彤亦自和

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印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

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眾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

丁酉盜甫

佳易三九六

五十五

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乃復響應

却彭一言

**丁南湖曰**

光武若因二郡之眾建入關之策此所謂委成業而臨不測以贊其一言與和東城所以稱爲漢之元臣也

**漢中王嘉既克延岑乃薦校尉賈復及陳俊大司馬秀以復爲將軍俊**

以系尊蓋

**爲椽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

祭遵必不

**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私諸卿

**○大司馬**

被盟地圖

**秀引兵東北拔廣阿**

漢縣名屬

**披輿地圖**

披閱也地象車輿

**指示郤禹曰**

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

**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思明君猶

**○寇恂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彭寵軍合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

古之興者在德

**於廣阿秀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即應言我亦發**

之何意二郡謂漁陽

**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其將**

共此功名

**早漢等爲將軍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秀收印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

今反側子

**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安之人也

**胡致堂曰**

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安者所能舉也光武討王郎時勝

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辭色左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雖河北亦且不保况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俞者也

**並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謙退不伐德之至也夏禹以此而爲大聖顏淵以此而爲大

**丁南湖曰**

賢吾不知馮異何如人也而乃有此德乎天啟漢之中興篤

生賢傑且果好讀書得之學問惜乎大功甫就而尋卒于重不復坐享

茅土之報也意

**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

今徐州縣古

**悉令罷兵耿弇進曰百姓患苦王**

蕭叔國也

**蕭王**

今徐州縣古

**蕭王**

今徐州縣古

**蕭王**

今徐州縣古

**蕭王**

今徐州縣古

**蕭王**

今徐州縣古

**蕭王**

今徐州縣古

**蕭王**

今徐州縣古

**蕭王**

今徐州縣古

**蕭王**

今徐州縣古

**蕭王**

今徐州縣古

**蕭王**

今徐州縣古

**蕭王**

去虎口得  
歸慈母

以義征伐  
天下至重  
可自取

吳漢上兵  
軍莫府

輕騎按行  
部陳

推赤心置  
人腹中

寇恂文武  
備足

牧民禦眾  
之才

奔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是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蕭王擊銅馬 賊名於泉反縣名 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薄於莫府請所

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銅馬夜遁王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

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

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秀為銅馬帝

赤眉西攻長安蕭王將北徇 趙乃拜御禹前將軍分麾下精兵三萬

人遣西入關王以河內 漢郡名今懷慶府 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

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

太守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屬士

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禹既西王引兵而北恂調餼糧 謂計發之也 治

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丁南湖曰 寇子翼為漢元臣而始終保全者有九善焉 識光武而先歸

期而定潁川四也 為國家而屈賈復五也 能保潁川之民感恩而借寇

六也 斬皇甫文以平高峻之亂七也 所得祿俸厚施諸友故人及從吏

士八也 素好學修鄉校教生徒九也 范史於斯眾善之中獨以屈賈復

一事贊為東齊之不念舊惡可謂知人也乎

禹鑿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網鑑卷之九終

禹鑿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十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考亭

朱熹

綱目

明

趙田

袁黃

編纂

潭陽

余象斗

梓行

世

○東漢紀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也莽末起兵復興帝室誅莽滅郎乃有天下在位三十三年而崩

壽六十一○恢廓大度才明勇果故能芟刈群雄克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訪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然不任三公

事歸臺閣建武永平之間更事刻深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西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更始初諸賊並起各以軍容強盛為號故

鐵脛大搶五幡并尤來四者皆賊之名也元氏漢縣名今屬直隸真定府追至北平連破之王引軍還前復遣

卓漢等追尤來賈復與五校戰於直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

乙

果然失吾名將  
追及相見甚難

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  
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於薊相見其謹

龍附鳳以成其志

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王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王不  
聽行至南平棘名諸將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捐  
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附鳳翼以成其志耳  
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  
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高縣召馮異問  
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疆華問

德華奉赤伏符來詣同舍生也

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識記之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曰劉  
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謂群雉角力也易四七之際火為主  
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或謂群  
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故云四七之際又言二十八將亦應四七之數群

四七之際大為王

臣因復奏請王乃從之即位於鄴南鄴音堅邑屬定州書法何正統也

業與中異非同  
正位號以繫人心

是時更始既已敗亡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世祖  
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蕭王即皇帝位改元  
大赦者深幸之也烏可以高祖為比而擬議之哉

光武盛德之累

胡致堂曰光武起兵何為也哉始則為宗社復讐除去王莽既而兄續  
北既平雍陽將下諸將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才智雲合景從河  
縱微赤伏符執以為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乎正使符命有劉秀  
之文固已當之又何必按據以為受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  
人取諸符識逮眾情翕望繞其一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識言安在烏呼  
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問法光武以赤伏符即位何如

丁南湖曰蕭王之即位其大義有四焉應天命順人心承正統復祖業  
大義無以為後王即位之訓矣故綱目披揭大義書之曰蕭王即皇帝  
位大赦改元而其符則以分註微責之

擬法以稱禹為大司徒封鄧侯

赤眉西向帝城以名為群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為上將軍子  
故式赤眉之子年十五時在軍中主牧羊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  
眾拜恐畏欲帝步行曰徒赤足曰既赭音者赤也面赤而汗流

侯

七月帝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鄧侯禹時二十四又接赤伏符

以王梁為大司空

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欲以識文用孫咸行

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

賴湛以全帝徵湛為尚書使與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為司直官行

大司徒事重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

下南湖曰伏湛分俸祿以賑鄉殺亂督以安郡及事光武任內職曲舊制諫止漁陽之兵收降平原之賊雖在舍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教化之首信乎為名儒為良相矣然其先事賊莽為繡衣執法豈非白璧之微瑕耶

鑑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走將相皆降詔封更始為淮陽王○鑑初宛人

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心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

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衷

平間為密令密縣屬鉤州今屬開封府規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

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

囑之而受乎囑託辭也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

受何故言耶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善吏

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

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

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茂為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言誰遺棄於道人不

求茂茂時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音音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公以茂為太

傅封侯德侯按茂病免於居攝則存本之義明乞骸於更始則見幾之哲著儒哉子康豈以一節為諒者耶

溫公曰辨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推望而敵之人權畧能

稱長久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胡致堂曰世祖之所以說耿况矣所到不擄掠焉異以此下而南矣僚

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屬心矣黜陟官吏能否除王莽苛政河北

以此喜悅矣平王即燒棄文書反側以此畏服矣命將不必屠城畧地

光武知所先務世祖所以

先務世祖所以

世祖所以

先務世祖所以

世祖所以

先務世祖所以

世祖所以

先務世祖所以

蕭詵安能  
獨終九成  
之奏

恐馬不亦

唐裴官曰義不  
以苞苴汚家人  
不鹿饋致而去  
不敢自欺故瘞  
之

奉大事者  
不忘小臣

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此破散矣泛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數此  
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封一循  
吏處可成功此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之達矣如漢高約法三章則其  
時多寬大之政唐太宗首戮倭人則終身有從諫之美譬猶天球一擊  
而無琴瑟鼙鼓祝嘏笙簧相與應和

丁南湖曰卓茂為今之政信乎循吏矣范史不以傳於循吏而以置於  
以出有失馬者認其馬而茂心知其謬乃亦以馬與之茂之處物凡類  
此則雖仁恕而失之過非聖人大中之道矣故范史但許其近於仁而不  
於恕可謂善權衡者矣○按范曄卓茂傳曰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  
校曄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袁了凡曰亭長受饋卓茂不以律懲而以禮徐訓其民而靖之此所謂  
昧受諸人則當事之際必有格而不行者夫懸魚懸鹿非高風乎或曰  
彼為亭長耳為縣令則不可曰不然唐人有言取之在義不在官且記  
不曰小

臣廉平  
懸魚見後漢各羊續傳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李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  
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  
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忘小怨鮪今君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

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伙將軍封扶善侯車駕入洛陽幸  
南宮遂定都焉

鄧禹駐節  
勞來  
鄧禹名震  
關西  
劉盆子數暴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  
旅之行有紀律皆望風相携負以迎携在手負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  
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勞來並去嚴謂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  
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  
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吾且休兵北道  
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栒邑在扶風郡所到諸營堡  
郡邑皆開門歸附

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張印等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

初成紀縣名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置囂室長安後逃歸於天水天水今改為秦  
復招聚其眾與脩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

董傾身接引為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為賓客彪釋之子也由此名震西州

聞於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

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朴作漢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

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

財產與生財日殖貴其能賑施也賑音整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

囂好士往從之置囂敬重與决等策

○囂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

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

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

懷輯羗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推融行

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成二年正月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宜食

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

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

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

也帝從之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為尚書郎○起高廟於洛

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鄧禹

入長安謁高廟收神主送洛陽因巡行園陵置吏士奉守

○鮑永馮衍知更始已亡乃悉罷兵既而永以立功為帝所用衍遂廢棄

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

道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功一作忠

○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謹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

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責

譚頓

丙

陰識辭加爵邑

始用孝廉為尚書郎

起高廟於洛陽

人道易守

振漢以宋弘為大司空

空誥

宋弘薦桓謹為議郎

給事中

鼓琴愛其繁聲

譚頓



**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

譚鼓琴

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

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鑑湖陽公主新寡**胡陽公主光武之姊

故曰新寡也

**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後弘被**

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

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忍出之帝顧謂主

曰事不諧矣

范曄後漢書曰宋弘止繁釁

**丁南湖曰**男不親求女不親許禮也按春秋魯信公愛其女季姬使自

再婚則上以君命下以廷議可也夫何即與共論朝臣使曰擇配及其

意春秋之義律之則光武不君而湖陽不婦矣宋弘念糟糠而却帝姊

其具義夫也哉

**鑑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自有其功帝接**

**之不能滿其意以此懷不平遂發兵反攻朱浮於前**史畧彭寵不平浮

密奏寵寵聞舉兵攻浮浮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者逆東有

為遼東承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捧土以塞孟津也寵怒攻浮

轉急會耿况遣救而得脫

**封兄頴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侯**

**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疆為皇太子**

**秋賈復擊召陵新息昏平之**召陵今改郟城縣屬開封府新

息縣今改為息縣屬汝寧府

**將殺人於頴川頴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為耻過頴川謂左右曰今見**

**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

**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勅**

**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勅兵欲追之**

**而更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

**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

**飲**

西虎安得私鬪

一人兼兩

冠恂臣具

復

西虎安得

私鬪

車同出結友而去

**胡敦堂曰**

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勇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逮至帝前恂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教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降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懃謝然後開宴慰勉聽其自釋則尤善矣

**綱**冬遣將軍岑彭王常討鄧奉○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

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

彭率七將軍討鄧奉

繼鄧禹自馮愾叛後威名稍損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禹不

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馬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救異曰三輔遭王莽

更始之亂重以赤眉暴延之酷元元塗炭元者善人也元元者非一人也

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不軌謂陰謀營壘營壘城也降者遣其渠

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壘無使復聚征伐非必更地屠城

代受在 平定安集

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念自修教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

布威信群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勿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

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之重馬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溫本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釋思我祖惟求定言王者之志在

**丁南湖曰**論將者不貴其才而貴其氣之足以御才不貴其智而貴其

休兵北道以觀赤眉之敵此亦計之得也光武欲懲其功遂迫進討乃

致赤眉復入禹無以抗故不勝忿恚而敗兵屢北豈非氣喪之不能持

守哉此河去非之所論所以深致

惜於光武之任將鄧禹之得若也

**丁亥三年**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徵赤眉戰輒不利要馮異共

攻赤眉異曰赤眉眾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又以士卒饑倦

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軍走與摩

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自守

**陳氏曰**鄧禹以拘邑付之惜惜叛其失在不知人而已今慙受任無功

不量可否用饑卒取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

所見

命 鄧禹失在 不知人 鄧禹不知 馮異不守 所見

王者志在 安民 光武用是 道

王常真忠 死家心如 金石 王常真忠 王常真忠

馬異代鄧 禹

馬異代鄧 禹

馬異代鄧 禹

馬異代鄧 禹

馬異代鄧 禹

五國三朝於  
淮陽

二鄧後不自脫雖終  
成功不為無罪也

立四親廟於雒陽雒本洛成周洛陽光武以漢火改為雒字祀父南頓君以上

至春陵節侯春陵節侯買鬱林太守外鉅鹿都尉回南頓今致是為四親也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

萬人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日過賊氣既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

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滎底滎何交反通作嶠山名也今

帝降爾書勞異曰始雖重翅回谿在滎池之北俗名回坑異與終能

奮翼滎池可謂失之東隅隅也東隅收之桑榆桑榆木名謂晚也或作

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

將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

傳國璽璽王印綬帶也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全

待劉盆子以不死

誠則誠善  
無所恨

日得降猶去虎口危歸慈母也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錐

錐錐金銳也謂鐵庸中佼佼者也佼佼音佼佼好也備中佼佼賜樊崇等田宅

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

唐仲友曰光武降赤眉最好先以大度鄧禹次以馮異安集然後示以

皆誠服而無後患也

丁南湖曰創業中興之主以忠厚待敵人者其惟光武乎赦淮陽赦盆

子子而仁乎其所親育嗣焉恕赤眉而仁乎其所疏孟子曰仁

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此之謂也

二月劉永永據東方稱帝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隆殺之○目

上遣伏隆使張步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

愛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

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

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隆後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隆湛之子也

伏隆受命  
不顧  
恨不且許  
求還

光武河駕  
鄧之道

待劉盆子  
以不死

奮翼滎池

赤眉於殺

馮異大破

萬人攻異

赤眉約殺

至春陵節

侯都尉回

南頓今致

是為四親

也

馮異與赤

眉約期會

戰使壯士

變服與赤

眉同伏於

道側旦日

赤眉使

萬人攻異

異乃縱兵

大戰日晏

賊氣既衰

伏兵卒起

衣服相亂

赤眉不復

識別眾遂

驚潰追擊

大破之於

滎底

帝降爾書

勞異曰始

雖重翅回

谿奮翼滎

池可謂失

之東隅收

之桑榆帝

親勒六軍

嚴陳以待

之赤眉忽

遇大軍驚

震不知所

謂乃遣劉

恭乞降曰

盆子將百

萬眾降陛

下將何以

待之帝曰

待汝以不

死耳盆子

及丞相徐

宣以下肉

袒降上得

傳國璽帝

謂樊崇等

曰得無悔

降乎徐宣

等叩頭曰

全

不遠足以  
成命

馮異威行

其功

歌弁請其

監韓信請

蓋大新同

西州方略

未知所任

隗囂以漢

為名

陳延平曰伏隆之求還足以成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

涿郡太守張豐反與彭寵連兵時關中眾寇猶盛馮異且戰且行屯兵

上林苑中以擊豪傑不從令者威行關中○綱大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

其將鄧仲况以陰降○綱初仲况居陰縣而劉歆孫襲為其謀主前侍中

賴竟以書說之仲况與襲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

綱耿弇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

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吳養心曰此事與韓信請益兵事同

綱十一月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綱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

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奈何歙曰臣嘗與

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

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為奉奏詣

闕帝報以殊禮

綱子四年四月帝如鄴遣吳漢擊五校於臨平破之遣耿弇發邊等討

張豐斬之身遂進擊彭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裝畏

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推破之豐乃知彼許仰天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

進擊彭寵弇以父况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不敢獨進求詣維陽詔

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

綱八月以侯霸為尚書令綱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

其郡帝徵霸會壽春臨淮壽春皆縣名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

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綱丁南湖曰侯霸篤志好學守正奉公保江淮於王莽之末則世亂而其

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正斯人之謂也蓋光武臨極首罷卓茂

故一時賢傑應侯登庸有如此

綱十一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綱更始之末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

隗囂使馬援往觀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喜開侯所以為既至當握手歡

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

見 隗囂遣馬 援奉書入

曰天下雌雄未定雌雄喻勝負未決也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周公一飯三吐哺起以待

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邊幅邊也脩飾者若布帛之脩整邊幅也如偶人形刻木塗泥以象人形此子

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也因辭歸謂書曰子陽并底蛙耳言如蛙坐井中

奉書洛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無堂下周屋也笑謂援

曰卿遨遊二帝間與述也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

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援述皆扶風茂陵人少相善猶相好也臣

前至蜀述陸戰而後進臣謂陳列於戰於階陛之下以為儀衛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

殺人之而簡易若是刺客謂陰謀以殺人簡易指光武岸幘迎笑也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廓大度同符高祖謂掉舌以說人者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指偽也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

廓大度同符高祖謂掉舌以說人者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指偽也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

智士計功

君子樂成

人之善

才明勇略

非人敵

闊達多大

高帝無可

無不可

光武動如

節度

孔子以五

字成文

聖人無所

偏倚

以手書曰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

百人躡躅三輔徵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如今子陽至漢中三

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其後述

遣使招置軍斬其使出兵擊之故蜀兵不復止出發明君子樂成人之美

而併沒其始之善綱目書畫遺兵助異與述遣使招置軍斬其使

等語皆所以示予之意也使置軍始如此亦何不可之有哉

已丑五年帝使來欽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計起問以東方

事謂囂見援問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

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

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泥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舉動則又不

喜飲酒貴意不悻也曰如卿言反復勝耶反更勝

胡致堂曰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

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爾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不可者

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爾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

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爾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

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爾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

高祖天資  
高帝  
馬援不識  
要自儒李  
中來  
湯武之聖  
亦可至

王霸開營  
固守

射中霸前  
酒樽

王霸安坐  
不動

不戰而屈  
人兵

者也後世有狀人之周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究要歸則繞足  
謂之無不可爾○又曰無可無不可隨時變易之理聖人之能事也高  
祖雖曰長於從諫善於趨時何足以語此馬援以是狀高帝非唯不識  
高帝亦不識無可無不可之義也  
**張南軒曰** 翔業之難光武固不如高祖至於光武之善守非高祖所及  
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論學謹行義故天下已定則戢兵閉關保全功  
臣思慮甚密動如節度要亦自儒學中來耳至於尊禮遺逸褒崇風節  
又未易及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為當務則湯武之聖亦可至此亦  
可歎也

**目** 魏茂救周建於雷惠馬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  
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更去心恐而捕虜  
虜將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果勝輕  
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敵乃可克也已而果然茂  
建復挑戰霸堅卧不出方享士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謂軍  
吏曰茂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  
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建於道死茂奔下邳○**鑑** 彭寵蒼頭子密等三

人漢名奴為蒼頭者服  
殺寵以降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雅德** 與議曰 伯通之致命于密之賊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置於法  
可侯也此而可侯則  
潮爵為不足勸矣

**經** 吳漢耿弇等擊富平獲索於平原大破之弇遂進討張步

**鑑** 帝以郭伋為漁陽太守伋乘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  
匈奴遠跡戶口增倍

**丁南湖曰** 郭細侯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是誠直臣也出守  
中次守漁陽又次守魏州又次守并州皆安民戢盜累奏  
賜帛以榮其望此亦君臣一奇遇也

**鑑** 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  
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

廷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  
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  
將軍得無  
笑其言

不義侯  
漢爵為不  
足勸  
以郭伋為  
漁陽太守  
龐萌可託  
孤寄命  
臣  
將軍得無  
笑其言

馬會雅陽

魏晉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

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者周爵五

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

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

也謂以勢假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十餘年間中外

騷擾遠近俱發咸稱劉氏漢必復興已可知矣昔秦失其鹿劉氏逐

而荷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著五命論以風切之曰風切之曰劉氏承堯之

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而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

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雖勇如信

布謂韓信強如梁籍謂項梁成如王莽謂王莽篡位然卒隕隕謂大無

伏質伏質如字言伏京臨分裂又况公麼不及數子公麼皆微而欲

班彪王命論

神器有命

公麼不及

知廢知興

帝王之分

高帝大略

成帝業

英雄誠知

左彪避地

聞奸天位者虞音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秦末  
為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東陽少年殺其令欲立嬰為王母謂曰自  
我為汝家婦未聞汝先有貴者今日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乃止王  
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天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  
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  
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  
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帝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英雄誠知  
覺悟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覬音冀幸也覦音余欲也則福祚流於  
子孫天祿其求終矣董不聽彪遂避地河西河西漢之縣名今陝西  
以為從事彪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南胡曰

班叔皮通儒上才年二十餘初避亂而就隗囂即以歸漢勸  
數應三公之命輒辭去范史贊曰行不喻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  
適人惟斯人得之矣

馬會雅陽

馬會雅陽

馬會雅陽

張玄說書

蕭使辨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

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謂謂隗囂蜀謂公孫述以和高可為六國下不失

尉佗佗名也姓趙秦二世時南海尉佗病且死召諸川令趙佗語曰聞

皇帝姓名見於圖書漢有再受命之符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

書詣隗陽帝賜融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

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

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

有任賢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士無分民凡裂土以分諸侯其受

聖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謂通往來不常服居也自適已事而已謂宜自謀順因授融為涼州牧

張步聞耿舟至使其將軍歷下歷下地名又分兵屯祝阿祝阿縣名今改

金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時張步都劇劇漢縣名今壽奔至臨淄城出不意

半日拔之入據其城以激怒步兵兵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攻奔奔大破

之是時帝在魯今交州曲阜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

劇厲兵盛時張步都劇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

擊牛醢酒醢酒謂以筐以待百官友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

旦至暮復大破之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旁引其騎若

步果引去復起兵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按八九十里

僵尸相屬後數日車駕至臨淄勞軍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

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

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落落

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舟復追張步步奔平壽

縣屬山東萊州府

醢

耿舟不以賊虜遺君父問耿舟比韓信何如

西界功足相方

其功尤難於信

有志者事竟成

平壽縣名今改維

縣屬山東萊州府

東萊州府

十三



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奔軍門降奔入據其城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十餘  
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為安丘侯安丘縣今濰州雷澤縣是也奔復引兵至城陽今濰州雷澤縣是也降  
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奔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  
嘗挫折焉

光武初起  
大略

**丁南胡曰**

耿伯昭平郡四十六其功信偉矣而屠城三百其酷甚慘也  
三世為將固道家所忌而况以酷促之哉然耿氏累葉以功  
名自終此理之不可究者也先哲論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之故其然豈  
其然乎

可觀  
所先後  
治之本  
儒士半天

**初起大學車駕還宮幸大學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書初起大學帝還  
視之還讀作旋

**畫**

初者何志始也帝即位於是五年日不暇給  
而能留意學校視臨之可謂知所先後矣

清議扶持  
王堂  
朱子推原  
古制

**朱市國曰**

帝方被甲躍馬以平亂乃首建學校以復三代之盛可謂  
得致治之本矣終漢之衰學校備設儒士半天獨以清議  
扶持王室姦夫大盜環視九尚而不收動者蓋推原古制也然則崇師重  
尹氏曰禮王制王親視學則學訓之視者古也自漢以來則謂之幸天  
道之意特嚴於一字之間亦豈無所本歟

崇師重道  
特嚴一字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國**霸聞太原問仲叔之石

侯霸辭問  
仲叔  
見公喜懼  
皆云

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謂苦倦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

仲叔恨曰  
始蒙嘉命且喜  
人也不辭出投効而去也投効投上也案罪曰効上狀自効有過

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

西伯  
國

也遂辭出投効而去也投効投上也案罪曰効上狀自効有過

國

霸遣子入侍張恂○**國**貴於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議欲稱王鄭興曰

昔文王三分有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

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世無宗周之祚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

一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乃止帝使來歙說遣子入侍遣子入侍遣子入侍

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乃止帝使來歙說遣子入侍遣子入侍遣子入侍

王先說畫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圖

王不成其故猶足以霸要之患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畫心然

元計雖遣子入侍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

元計雖遣子入侍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

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失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畫書數到委

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失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畫書數到委

引人刀

引人刀

守夜不負

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

乘者故書不納○**綱**交趾牧鄧讓等遣使貢獻○**綱**岑彭素與交趾牧鄧

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

侯錫光者滇中人在交趾教夷民以禮義帝復以死人任廷為**九真太守**延

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三守**焉 二

**綱**徵虜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綱**時黨

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

**山陽**縣名今屬直隸淮安府 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

不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候時友為也同時俱折黨等文不能演義武

不能死君言其武勇不能為君盡死節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

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履之士伯夷叔齊不食

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匹罷之○**綱**帝少與

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畫像其人物類得於齊國粟徵乃至拜

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漢富春縣之西有富春山以壽終於家○王良

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同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

歸一歲復徵至策陽疾篤不任進道途不能登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

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

不應卒於家**書法**善不至何

**本傳**曰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

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

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纒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

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

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

我竟不能下汝即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

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

故人嚴子陵共卧爾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釣富春山後人名釣處為

嚴陵灘焉

**袁了凡**

客星之出無恒時居無定在以寓於星辰之間如客故名之

者惟漢桓帝與鄧方世通夕飲博則客星遂犯帝座此為羈主壬夫之應

客星犯御

下汝

我竟不能

相助為理

子陵不可

披羊裘釣

周黨首陳

願守所志

范升劾奏

周黨

入見伏而

不謁

始於三守

嶺南華風

守夜不負

慈諾

耕釣富春

春山

布被瓦器

友人拒不

肯見

澤中

子陵不可

光武嚴峻 君臣之際 光武遂子 驍毅人才 三君英雄 氣傑之主 屈於所當 屈則昌 二人非光 之比 賦光誠淡 霸之語 光非錄 隱者 與治致化 之方

張光誠量 天下後世 莫得測識 子陵名高 助成東京 風俗之美 子陵所以 為君子 置此兩子 於度外

**胡致堂曰** 善哉光武嚴峻 君臣之際 高平范仲淹論之曰 光武於是 能成光武之大也 完君子有事 侯非光武不賤 子陵於是時當 不 下其體維 一然嚴威儼恪 常施於 瓜牙介胃之士 以折其驕悍 難使之 氣柔異謙 裕常施於 林壑退藏之人 以厲其庶靖 無求之節 故能駕馭 人才 表正風俗 漢高祖世宗 光武三君者 乃平四海外 寧百蠻 可謂英 雄 豪傑之主矣 然高祖之威 能行於 秦魏 光武之威 能行於 四皓 世宗之威 能行於 匈奴 西域 而所當加 勢有所當 屈也 光武之威 能行於 匈奴 西域 而所當加 勢有所當 屈也 光武之威 能行於 匈奴 西域 而所當加 勢有所當 屈也

**方正學曰** 子陵不事光武 或以不事王侯 為子陵之高 子陵豈為名高 才之盛 其為力固亦多矣 豈不美哉 夫侯為子陵之高 子陵豈為名高 才之盛 其為力固亦多矣 豈不美哉 夫侯為子陵之高 子陵豈為名高 才之盛 其為力固亦多矣 豈不美哉 夫侯為子陵之高 子陵豈為名高 才之盛 其為力固亦多矣 豈不美哉

**後漢書曰** 漢室中微 王莽篡位 士之蘊藉 義憤甚矣 是時裂冠毀冕 相 帛滿車 而所徵 貴相望於巖中矣 若薛方 逢萌 聘而不肯出 嚴光 周黨 王霸 至而不能出 群方咸 遂志士 懷仁 斯固 所謂舉逸民 天下 矚心者 乎

帝積 庚寅六年 吳漢拔胸 斬董憲 龐萌 叛 江淮山東 悉平 帝積 若兵間 以魏貴 遣子內侍 公孫述 遠擄 邊陲 乃謂諸將曰 且當置此兩子 於度外耳 兩子指 魏 公孫述

兩子指 魏 公孫述 因休諸將 於雒陽 分軍士於河內 數騰書 龐 蜀 也 騰 傳

神聖不可  
力爭

都言  
也

下詔  
馬異

春育  
海泥

之量  
視西  
雲霄

出雲  
霄

厚意  
不

射鉤  
之威

告示禍福帝與述書曰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卒讀曰促倉人皆欲為

君事耳君指述人皆欲為天下神聖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

述不答○馬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

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

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趙雪航曰

關中遭赤眉之亂民弗聊生異一朝破賊撫綏黎庶三輔  
士民不啻去塗炭之中而登春臺之上也當時異極重兵且  
居形勝之地光武未聞毫釐嫌疑之心及人上書言異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為咸陽王帝異然自如乃以章示異異乃天地覆載之心春育  
海涵之量也即其保全功臣其仁恩信義之道視西漢之初高出雲霄  
之上矣

馬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披開

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無異亭豆粥薄酒河麥飯厚

意不報異頓首謝曰臣聞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射鉤春秋齊

齊人召小白於魯魯亦送子糾使臣無忘檻車管仲囚於檻車檻車載囚

形載囚 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其中 蓋異在此為美兵 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四月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欽奉璽書賜賈胤

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曉興故以手書揚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

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和因欲前刺置置起勒兵將殺欽徐

杖節就車而去欽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隴隄書發兵友

皆可按漢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歸○隴隄書發兵友

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

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官不足置長吏者并

之於是并省四十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胡致堂曰王莽建諸侯十有八百人附城之數亦如之俸祿不給取足

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初起若拘帶俗見必曰當不吝爵  
祿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員位失士夫之望也即位既六年矣天下向  
平是又常人欲增脩文物粉飾治具之時乃獨見遠覺併縣國損吏員  
其後文書調後亦從減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畜魚而裕其水牧羊  
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  
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  
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為之說也欽

馬異不志  
巾車之恩

來欽  
琴借

西州  
士大

夫信  
重

張官  
置吏

以為  
民

隴隄  
省縣

國減  
吏員

詔

光武  
獨見

人主  
繼天

之職

人君  
意在

斯民

人君  
見效

之速

有不能  
不為

之說

胡三省曰所部郡縣名考最

太子諫殺  
易守宰

**鑑**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間者守宰數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親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後田租舊制  
歸送後田  
租舊制詔

**鑑**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稍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上書  
書融遣弟

**綱**竇融遣弟上書曰臣書盛稱蜀漢三分鼎足之權任置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直舊之王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請闕口陳至誠帝復賜**友書**所以慰籍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委成功造難就負虛交負

去就  
狂夫猶知

持也言倚恃虛文而**易**疆禦易輕之也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中

為忠甚多

**忘**善易得宜實難不納遂降蜀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也  
**辛卯**七年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書**高祖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世祖之中

官  
用心不啻  
霄霖  
上書言不得  
言至

**綱**是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責者無一人不  
**書**責之以言也

君象臣象  
急

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母多在晦先時而合先去聲謂不俟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亢高極也謂君則臣促迫故月行疾

聖人曾三  
才而隆方  
善  
光武超出  
百王之表  
後世法

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書洪範六三帝躬勤政事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聖人曾三  
才而隆方  
善  
光武超出  
百王之表  
後世法

**綱**致望曰中言必可道行必可法貫三才備萬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

後世法

**尹遂昌**曰人君莫憚於聽言而詔各上封事人君莫不喜於好高而詔不得言聖書之於冊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袁了凡曰

人主之祿位隆絕矣無可加矣加之而可者名與壽而已故雖剛主明君超覽絕識視天下無以嬰其衷者而王檢之侈里而不敢與父老遠期復十年租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丁南湖曰

商中宗因桑穀而聽言於平成高宗因飛雉而聽言於祖也

陳示諫令司隸察三公

師臣者帝

鑑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

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

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幸輔之權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

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之罪帝從之

鑑帝好圖讖命之書也與鄭興議郊祀事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

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

所非也帝意乃解

知道者以義處命

胡致堂曰此知來之的者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

義與處出孫言

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

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之美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即王若父

天故祭天於陽位報平反始所必當為者讖何為哉鄭興身遇明君當

極論其非以解主惑一被詰責遂出孫言君子非之

戴氏曰福皆有據依有童謡而無識語至司馬遷作史記言秦人築長

城以備胡謂亡秦者胡也胡不知為胡亥陳涉起事託鬼以威眾取帛

書置魚腹中世之姦人始假文書以惑眾矣王莽因之造符命代漢

天下殆勝廣之遺智也光武明智有餘當懲莽欺罔乃即位之初首從

事焉彼其崎嶇南陽新野間劉秀當為天子舊矣一旦以赤符即

位意者以謂天誠有是書天人之秘真不可誣和王莽假符命以欺眾

光武信讖記以自欺是孰為愚乎且王氏殘虐百姓思漢久矣光武

之為民望也向使無赤符之說當不有天下乎彼彊華者果安從得此

書不過哀帝之類耳舍人事而托符讖是何不自信若此也三代之王

固嘗受命其符安在夫亦卜諸人心而已矣雖然神器至重一旦而得

之誠非偶然者萬一有前世博物道術之士察見興亡形諸讖記或禾

可知也然亦不足盡信矣彼進用人材興建禮樂何與讖記而拳拳若

此是殆蔽溺過甚不自知義理所在乎

綱以杜詩為南陽太守○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

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召信臣元帝時人為南陽守視民南

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杜詩張堪第五倫其尤也

召父杜母

光武信讖自欺之類三代之符上諸人心

**軍中**

父母愛于為之興利去害而已召杜之守南陽勤農治水諸

來欽取略

陽

後刀斷

聚米為山

虜在吾目

來欽班坐絕席

曰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欽伐隗囂略陽斬其守將金梁囂莫驚曰  
何其神也帝聞之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肢體易矣囂悉  
以精銳圍略陽欽固守不援夏帝自將征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  
車駕未可遠征乃當重拔佩刀以斷車鞅斷音短截也鞅音引所以引帝  
不從西至漆漆古漆縣今改諸特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猶豫未  
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  
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  
軍囂眾十餘萬降囂將妻子西城西邑名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欽  
班坐絕席謂班坐在眾人在諸將之右賜欽妻縵千匹進幸上却詔告隗  
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

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以四縣封囂融為安豐侯時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

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

人苦不知

平隴望蜀

從九卿復出以憂國

復借寇君

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讓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秋八月帝自上却晨夜東馳隴西郡有上却縣賜岑彭等書曰兩城  
虜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子橫郭  
先足郭先足郭○秋八月帝自上却晨夜東馳隴西郡有上却縣賜岑彭等書曰兩城  
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不係述自更始據人苦不知足既平隨後望蜀  
自謂人光武每一發兵頭鬚為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穎川迫  
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時寇恂  
也吾雖非九卿亦陪卿對曰穎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往從果間相誑誤耳  
如聞果與南向賊心惶怖歸死巨願執銳前驅利兵也帝從之庚申  
車駕征穎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

復借寇君

一年

一年乃留尚長社長社縣名也屬潁川郡其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二祖同一

世祖不自

**漢**特筆也帝於是可謂不致自暇矣高帝書留四日復如

光武先帝

**尹遂昌**帝王經營大業固不可以憚勞然世祖方征隴坻還宮一聞

中興

與宜矣

威信著於

**東郡濟陰**東郡今東昌府是濟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

無令鬚污

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聞純

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爾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校尉太原温序為囂將荀宇所獲宇欲降之序

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止

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啣劍於口曰無令鬚污血遂伏劍而死詔

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癸巳九年春正月虜將軍頡陽侯祭遵卒于軍詔馮異領其營

取士皆用

連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

儒術

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謂歌詩雅投壺為樂也臨終遺戒薄葬問

雅歌投壺

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閭家事終

**書法**卒于軍何

無所言

**丁南湖**祭征虜將業與建武諸公相匹者多矣但其卒後范升上疏

清名聞於

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兄牛以其無子娶妾送之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

海內

不取圖繼嗣之計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此則建武諸公罕及哉

**隴右遂安**年十

**隴右**十月來欽等攻破落門隴純降于元奔蜀隴右悉平

**隴右**隴右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

**八月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就兄興欲封之興固辭曰臣未有先**

**登階陳之功而一家並蒙爵士令天下歆望誠所不願貴人問其故興曰**



愚心實不安  
安  
後益為  
現聽所記

一處可以  
制四方

穎川可為  
至戒

殺使降城

得計亡胆

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親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  
貴有極人當知足李俊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書法** 書卒于軍  
嘉死事也

挹乙乃及手抑  
同義

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  
帝自將征隗囂將高峻寇詢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  
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眾之  
固也前年穎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詢往降之詢至峻遣軍師  
皇甫文出謂辭禮不屈詢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峻惶恐即日降諸將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詢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  
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  
皆曰非所及也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特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

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發荊州兵與彭會荊門荊門漢縣今改爲

荆門一由 荆門黃荆州府 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猶言篙師也 多費糧穀欲罷

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指吳 習用步騎步

軍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岑彭先為征南大將軍言

彭令諸軍直衝浮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

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

**書法** 持筆也浮橋不破則江關不可入蜀未易攻也  
攻取之際爭有關於成敗者綱目必特筆書之

蓋

然虎牙何敢

自六月來款與益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歛未即死  
歛馳召益延延悲哀不已歛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

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受誠歛自書

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

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  
投筆抽刀而絕帝省書涕悼詔以馬成代之

理國以得  
賢為本  
段襄骨鯁  
可任  
投筆抽刀

趙王良從帝送歎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邛爭道叱邛下車又詰  
責門侯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  
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疆  
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丁南湖曰**

光武之待宗戚其恩法兩全矣乎以恩緩外亂則盆子遠族  
矣頓年之構敵也而既來乞降即賜均輸之養以法肅內治  
則趙王叔父矣幼時之怙德也而稍有失禮即聽鮑永之劾

公孫述聞漢兵在平曲遣大兵逆之及岑彭至陽武反繞出其後述大  
驚乃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彭夜刺殺彭按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郭伋為并州牧  
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  
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按史郭伋守潁川近帝城上勞之曰河間九里京師蒙福

丙申十二年吳漢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阻江北使副將劉尚屯江南  
述使劉豐表吉將眾出攻漢使別將劉尚令不得相救漢乃召諸將屬

成敗在此  
一幸  
八戰八克

之曰吾欲潛師就尚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  
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諾於是引兵與尚合軍漢悉  
兵迎戰遂大破之引還廣都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  
滅富與述將延岑戰岑三合三勝軍士甚疲漢因使護軍高平唐即將銳  
卒擊之述被刺洞胸而死洞胸穿延岑以城降

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  
奉詔命以劫業劫者威驅勢脅也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  
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  
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  
誘以高位重餌乎融曰宜呼家室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  
之為遂飲毒而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大守自  
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

大夫斷之  
必心  
護玄保志  
全高

漢光武十卷

秦家錢  
父死

西土莫不  
歸心

居客日滿  
其門  
丞相任何  
足相煩  
死乃太守  
事

思臣不私  
履正奉公

光武知用  
兵之要  
足見不貪  
功之意  
以當融為  
清察為衆  
所笑  
孔奮車  
就道  
詔勿受郡  
國異味  
不貴名馬  
至劍  
光武鏡  
長謹  
光武無自  
病之意

太守顧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文徵蜀郡王皓王嘉

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主况

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

哉我死運於王皓矣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捷為曹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

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旨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譙玄已卒祠以中軍

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崇之間徵曹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

至今浦太守合浦郡名今廉州府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

自參狼羗與諸種寇武都參狼武都南羗種名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

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更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

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

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黠也此乃太守事耳哀

繼帝以唯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武威郡名今改為涼州衛屬陝西道行都指揮使司親見戒之曰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廷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

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綱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發明遇敵不進則法有逗遛之罪然

知用兵之要亦足見不貪功之意宜乎綱目詳書以美之也

綱寶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目又以姑臧縣名長孔奮為武

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奮在職力行清察為衆所笑及從融入朝

諸守令財貨連轅唯奮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綱雍奴侯恂恂卒

綱丁酉十三年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綱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

里又獻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馬在輓中曰駕天子車駕出後有黃門鼓車按

綱益南

綱益南

綱益南

綱益南

綱益南

火明燎遠

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維陽十二門按十二支每一方三門上東者侯到惟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憚曰火明燎遠

遂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中東門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

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宗廟何書

漢賜鄧惲

奏賜惲布百匹貶中東門侯為參封尉參封縣名屬琅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帝從之詔諸王皆降為公侯東魯祐

安帝生侯之祐不特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

發明王者有天下之號非人臣所得稱也光武詔諸王

光武深合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

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高密縣名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固始

賈復為膠東侯膠東食六縣餘皆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

交庶

離蜀平後

鑑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備蜀平後非警急不

不言兵

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鞅小問陳孔子不對此非

此非爾所

爾所及○鄧禹贊復知帝偃戈修文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

不令以吏

臣爵士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取弁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

取為過

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春朝曰朝秋朝曰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

御禹可為

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園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

後世法

修產利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

重

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本封公掌四方兵事司徒公掌人民孝弟

公

坊故功臣並不用

功臣不復

胡敬堂曰二十八將之中平時專以攻城略地善戰鬪自名者既偃甲

任用

任用諸人雖有經國遠猷不在其位豈敢自陳耶又後漢三公乃成周

六卿之半聞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馬司空

司徒而居坐論之職也且既名之為公雖六卿之長所治不得班焉反

胡三省曰  
猶今言  
曰後也

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且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為三公者奔制也而光武不知革安在其嘗受尚書乎

**是時列侯唯高魯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宥其小失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宋沛國曰**

三公所以共天位治天職代天工者也惟其宜而已豈可以野之士惠文景武之世所任為執政者皆高祖之功臣功臣任事亦何負於天下也哉雲臺諸將平時專以健武自名者雖不足以緝熙帝載而鄧彭耿賈之流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例擯不用謂之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後世托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闈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而漢隨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

**丁南湖曰**

光武以吏事責三公而不用功臣論者多非之予謂古之功權怙勢以陷溺於大謬故凡功成之後莫若厚祿歸閒以養其福別設賢能以養其力此光武之所以善於保全而漢唐諸君莫能及也若宋祖之藩侯解兵權則庶乎知此矣

**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後務從簡矣至乃十存一焉**

藝

欲令畏事守道有子不頭其才能

梁統請更定律

事有詞同義異美惡不嫌同詞

火甕見唐中聖八年

**以竇融為大司空**

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及會進見夕教導以經義不令現天文見識記欲令恭肅畏事向守道不顧其有才能沈當傳以連城廣十享故諸侯王國或帝不許詔勿得復言

**後漢書曰**

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輝斁王侯至乃放遠權寵恂恂相之位此則邀功趨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恂恂似以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常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也

**戊戌十四年太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梁統上疏言刑輕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也**

**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宄而害及良善也**

**事有詞同而義異者書悔福上書不報訊杜絕言路也書梁統請更定律不報美善守舊章也春秋之法**

**丁南湖曰**

周典以火甕教俊臣而即自犯入甕之令丁謂以崖州賊寇準而即自犯竄崖之險大抵酷吏奸臣之不能自保誠者笑之光武恢廓大度必不以重刑為治矣而梁統易為行此疏耶於是帝雖不聽而統之苛虐神人共憤以致其子松疎死皆非命而冀卒滅族

韓歌以直  
諫死  
持大書也

綱已亥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韓歆歸田里歆自殺○歆好直言無

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

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

罪眾多不厭帝乃遣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降其葬禮

發明綱目書免書官書自殺而不書其罪則歆不得其死為可知天以

溫公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

胡致堂曰其說則過於直矣光武苟能色受之而不亦美乎斥使去位

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蓋子孫之孝變亂為治以致隆平功既高

而德亦厚矣詳考其失不過封子密廢郭氏移太子殺韓歆斥桓譚貶

馬援作圖讖行封禪黜出太后而已雖美盛多然此八九條者可深

為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為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

光武盡子  
孫之孝

擬漢拾遺  
州郡聖曰  
河南南陽  
不可問

丁南湖曰君有大過國有大患則人臣直諫而死固其所也若歆所

之而歆何必指天畫地過於剛切耶是歆不善諫也免歸田里遣使詔

責是猶父母撻之不敢疾怨可矣况帝之寬仁必無重法又何乃與其

子皆自殺耶是歆不善死也

綱帝以天下墾田墾開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

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奏刻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

南陽不可問謂此二郡多有近臣帝詰吏由詰問吏之吏不肯服抵言於

長壽街上得之抵言托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

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方比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

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

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謂首服其非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

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阿枉謂阿

胡三省  
曰虎賁  
將虎賁  
中郎將  
也

近臣近親  
不可準  
吏服如東  
海公對

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阿枉謂阿

張堪拜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德苗美者岐旁出者一莖而兩穗也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漢子十六年郡國群盜虜虜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適猶反也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廩古者給人食取諸倉廩故稱廩給廩食也

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辛丑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懷怨對怨怨也上怒之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諱麗為皇后按史郭氏武微時嘗口仕宦當作執金吾郭皇后

臣聞天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憚善惡已量主知

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書法有陰氏而後郭氏廢細

帝幸晉陽晉陽縣名在唐陵縣復其舊後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武六

郭皇后

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醉胡耳反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

欵曲欵曲周旋貌唯喜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

道行之按筆斷曰平蜀之後不言軍旅用武之柔道梁統論刑事寢不報

笑接下之柔道然無常直諫而死鄭與接下之柔道然無常直諫而死鄭

胡致堂曰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

柔故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君不義則必爭道不合則必去凡此所以濟

其柔也此所謂天道下濟地而上行上下交而其志通君臣之正理也

若君一於剛臣一於柔則驕亢暴戾之勢行卑誦阿曲之態生而君臣

之理亂矣光武為布衣憤憤懷復社稷之慮既平賊莽又值群盜四起

傷嚴急政尚迫促朱淳以此諫于前鄭興以此諫于後又使司隸督察

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說帝皆納用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

行之之言所謂知柔知剛唯其時物齊其不及以泄其過無過不及以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

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

從張純朱之議也

**胡氏曰**王莽篡時漢祚已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

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祠茂有異等較之軍表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綱**六月廢皇太子疆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目時郭后既廢太子疆意不自安卸憚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

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

上不忍遲回者數歲遲回不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

春秋之義立子以貴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云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貴也

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疆崇執讓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又

違之其以疆為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漢書**太子願備藩國何以直書廢后廢矣人

**范曄曰**郭后以義離見賊恚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

海還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際不亦光前後乎

重宗統

父子兄弟至性無間

問光武廢太子疆為東海王陽

為皇太子得失何如

聖人處之未至下絕

立子以長以德

矩其有用猶稱所長

陰與世稱其忠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

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

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

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胡致堂曰**夫婦天倫也妻而失德可黜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仲尼

子而不肖可廢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帝堯是也則如義方何曰可

廢者謂不肖之極者也失德未甚不肖未極則聖人處之亦未至于絕

也郭后寵衰怨怒亦婦人之常態而太子疆過失不聞於中外光武以

是為黜而廢之違道多矣而謂我無所左右者豈其然乎且陰郭二姓

皆非貴族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

也借如立貴則疆非后子乎蓋不得於義故不得於言詔曰春秋之義

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非得失之分不待辨而

自明矣

**綱**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

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同郡

張果上谷解子東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與

豐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



桓榮不以爵長務人

儒者莫之及

賜准賜令董宣錢三十萬

十萬

上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厭服也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賜賞

賜准陽令董宣錢三十萬董宣為准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太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格殺謂不用器而白手殺之主即還宮許

帝帝大怒召軍欲笞殺之笞擊也軍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楹柱也流血被面帝令小

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疆使頰之軍兩手擗地終不肯俯自謂無罪

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

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疆項令出疆項言不低也賜錢三十萬宣悉以

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疆京師莫不震慄

**書** 賜錢三十萬董宣何交美之也苟為美之宜不畏疆禦帝不私其親而容之非徒容之又賞賜焉可謂交盡其善矣

天子不與白衣同

董宣強項

京師莫不震慄

班諸吏

由是能搏擊豪疆

京師莫不震慄

董宣強項

京師莫不震慄

班諸吏

由是能搏擊豪疆

京師莫不震慄

董宣強項

京師莫不震慄

班諸吏

由是能搏擊豪疆

京師莫不震慄

董宣強項

京師莫不震慄

**丁南湖曰** 按綱目書賜准陽令董宣錢三十萬則宣之不畏疆禦帝之

之其獄雖濫亦頗法及宣之死不被覆尸惟存火麥數斛散車一乘

而帝傷其廉潔顧范史特著為酷吏之首未必無理也

**袁了凡曰** 德輿始議其非劉放為刊其誤公議哉然董宣強項也而亦

首之東漢蓋剛近傲嚴近酷似之而非固未易察哉

**綱** 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賜復二歲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

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

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讓也帝

大笑復增一歲

**綱** 甲辰二十年五月六日司馬廣平侯廣平漢縣名今改吳漢卒漢京師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至是

卒漢性疆力疆大有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

多懼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

馬廣平侯廣平漢縣名今改吳漢卒漢京師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至是

卒漢性疆力疆大有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

增同 扶又 手首日 日復之後 翻下後

集覽 曰賜後賜 徐賦 也 徐今勿輸

法史氏列 之酷吏果 然敢否

同董宣執 法史氏列 之酷吏果 然敢否

吳漢顯性 無赦 吳公之遺 人意 吳公隱若 敵國

漢紀六十八

三十

單曰德以郭况為  
威重之  
白言其  
威重若  
敵國

馬援願死  
於邊  
烈士當如  
是

光武不受  
西威  
車師國遣  
子入侍

虎北渡河  
是事偶然  
此長者之  
言  
昆之對朴  
而文

開關謝西  
域  
東西南北  
自在  
光武不勤  
遠客  
光武務內  
不務外之  
意  
漢業鼎安

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疆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綱**以郭况為大鴻臚○**目**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  
為金穴被泥郭后之弟帝寵○**綱**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至畫迎勞之援

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比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  
尸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董白諒為烈士當如是矣

**綱**乙巳二十一年沙車王賢音梭沙車本欲兼并西域諸國諸國恐懼  
車師等十八國車師即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比邊未服

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擊  
至其且息其兵表  
遵以狀聞帝許之

**綱**丙午二十二年以劉昆為光祿勳○**綱**初劉昆為江陵令江陵縣名屬  
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弘農今陝州虎皆負子渡

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

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  
之言顧命書諸策回視曰顧竹簡曰策回

**胡致堂曰**物象之應或嘗以是致之或復為是而不能致蓋難必也以  
為必可致則妖怪而近誣以為不可致則感格之理息矣且

歲有水旱或祈而得之或禳而去之鮮不裕然自足以為精誠所致者  
蓋未可知劉昆偶然而對也其言也朴而文淡而味君子哉若人乎

**丁南湖曰**劉桓公反火却虎之政誠為循吏之規矣史氏不以為循吏  
弟子恒五百餘人行射禮養乃繫之於獄毒敢得免及自江陵入授皇

太子及諸王小侯有功信乎一名需也

**綱**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綱**西域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燉煌  
名今改為少  
州屬陝西  
龜茲昔丘慈西域小國  
在大宛國西天竺國東

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  
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求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  
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發明**前書請都護不許今書復請都護不許則帝不勤  
遠客務內不務外之意曉然見矣漢業鼎安宜哉

漢業鼎安  
東西南北  
自在  
光武不勤  
遠客  
光武務內  
不務外之  
意  
漢業鼎安

漢書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善從四國燕并也從親也謂與西

黨南羗乃表河曲列四郡河西九曲本西戎之地河千里而開王門通

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羗月氏單于矢援由是遠遜而幕南無王

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白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

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大甲者文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樓

蘭王所居地遠則葱嶺葱嶺西域國名在天竺東其身熱頭痛西域有大小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也懸度之阨十里懸度者谿谷不通懸繩相引乃

可度也疑也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內外

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

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禁內屬數遣使

置質于漢質如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

之序西戎書禹貢西戎即叙周公之讓白雉大宗之却走馬太宗乃義無之矣

朱祐不存首級之功

西域思漢威德

淮南杜欽楊雄之論何如

嶺

書法

則何以書祐為將多受降不存首級之功蓋賢將也

鑑戊申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

原塞款叩也謂叩塞願永為藩蔽并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

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即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

軍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鑑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武陵今常德府是臨沅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

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擐鞍顧盼以示可

用帝笑曰豐繹哉是翁豐繹建武遂遣援行將四萬餘人征五溪五溪謂雄

孫所居謂之五溪蠻也援謂友人杜愔曰吾愛國厚恩年迫日索迫逼索

常恐不得死國事弟可畏也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謂難得其介介獨惡是耳

明年果為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謂難得其介介獨惡是耳

胡致堂曰人臣用舍進退當於義則已矣援得事世祖既二十年自用

當於義人論之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大

勿叙款塞

據鞍顧盼以示可用

豐繹是翁

常恐不得死國事

介介獨惡是耳

當於義

馬援幾於  
焉婦

君子言於  
時行時止

常勝之家  
難與慮敵

父處何得  
家聲

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也自致身論之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漢  
平交趾勅勞執掌亦既勤止固非尸位素餐無報効者然年齒衰暮  
力既既則可以乞身于君告老而去馬革裹屍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  
焉婦之所為乎卒使讒言得行主眷不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行則行  
時止則止也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  
陵侯臧宮朗陵縣名今河南汝寧府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  
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己酉二十五年夏新息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馬援軍至臨  
鄉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  
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  
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數與喜  
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  
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

望

季

鷺

刻鵠畫虎

萬里還書  
誠兄子

固

馬援意以  
之誇

梁松驕馬  
明珠文犀

固

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廉公有  
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  
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  
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鷺者也鷺音木鷺屬肖似也鷺野鴨也蓋鷺與鷺  
者此皆是飛鳥其形彷彿相似故以效伯高不得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  
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  
薄亂群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實固與之交結帝召  
松因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帝因援書詔免保官擢  
并龍述為零陵太守松固叩頭流血乃得  
不罪松由是恨援至是援軍至壺頭山在辰州  
沅陵縣東不利卒軍中會松代監軍  
因構陷之收新息侯印綬○援前在交趾常餌葷葷實葷以藥名味并微  
寒去風濕障下氣  
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  
明珠文犀文犀即通天犀形如水牛  
諸頭二角一在頂一在鼻帝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壘

固

固

固

痺

類

朱勃詣朝  
上書

竊

此奉養失  
重宜

馬援中興  
名臣

光武馬援  
不保終始

問馬援遺  
書誠兄子  
何如

**臺城城西** 臺草猶存 按後漢書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故伏波  
渡江海觸冒害氣偶死軍中名威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  
聞其罪卒遇三大之言橫被誣罔之災家屬杜門墓不歸墓怨隙並與宗  
親怖慄臣功傷之願下公卿平援功罪  
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

**胡致堂曰**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  
寄請從克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咎援失利誣罔之言又自  
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  
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這如援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尹起莘曰** 君臣之交難矣哉馬援當雲擾之初一見世祖歎曰大度即  
名臣及其晚節乃不能自保况援此行止于未能成功而已非有敗軍  
殺將之罪何為怒之若此綱目書援卒于軍則見其成功而巳非有敗軍  
詔收印綬則見其無罪可書之實由是觀之明知光武智如馬援猶不  
保終始况他人乎

**後漢書曰** 馬援騰穀三輔越二帝及立節定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  
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  
誤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  
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  
鑒其情亦明矣○戒人謂誠實固梁松王磐呂种等之言也

**郭大有曰** 馬援遺書誠兄子以責方人者為戒以古人可法者為勉  
固亦善矣夫龍伯高何如人也欲其子效之至於杜季良則

非其為天下輕薄子而又比之為畜類是已先訕議乎人矣所藏乎身  
不恕而能諭諸人者豈有是理哉以致梁松怨恨光武收其印受不保  
令終皆援自取方諸孔  
明柳北王昶不及遠矣

宋均矯制  
降鮮卑

太宗識終  
始之義  
霸陵完受  
其福

**綱** 冬十月監軍謁者宋均矯制告諭群蠻降之○謁者宋均監馬援軍  
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饑困均與諸將議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  
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告諭群蠻降之○遂遂平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  
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書之矯制雖有功必書矯制

**綱** 庚戌二十六年初作壽陵 壽陵即原陵帝生前○曰帝曰古者帝王之  
葬皆陶人瓦器為人之形也 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文帝

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 獨完受其福豈  
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如陂池當讀

言靡迤耳言不須高作山陵但令小隆 起坡陀然裁得流泄水潦耳裁僅合也 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也 如陂池當讀  
坂也謂異時易姓受命之後庶 使陵墓與丘隴之體形無別也

綱目卷之

漢七十九

三十四

坡

臧馬請殺  
匈奴

光武不蓄  
功

務廣德者  
非特不如  
息民

諸將莫敢  
言兵事者

鳴劍抵掌

志馳伊吾  
之比

二子求逞  
於一劍

**胡致堂曰**光武幸南陽宗親丐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慎一日致望  
許久耶及壽陵初作即有迭興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  
盡言者明達如是宜其永終天祿享國久長也

辛亥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請和親不許臧馬武上書曰匈

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空盡無物曰赤

言在地之物皆盡也若遣將臨塞北虜之威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彘能制

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

者荒務廣德者強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

下之半以成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

事者

**後漢書曰**臧官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地矣光武審

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頗沛平城之圍忍傷燕王之陳乎禮使贈縞

五百匹斬馬劍一其甲辭幣以禮也平城高祖至平城伐匈奴被圍七

日燕王高祖親擊淮南繫布在陳為流矢所中

**林之奇曰**光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乎方投戈講藝之餘

正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臧馬二子必欲求逞於一劍嗟

夫一劍用而吾民之命殘矣光武之心豈忍為之哉故不得不特黃石

之說以自戒而固卻之也

**綱**壬子二十八年春以曾益東海軍

王興為北海王帝以東海王疆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賜虎首旄頭設鐘

簾之樂擬於果輿陳延年曰愛其有禮

**綱**夏六月帝廢后郭氏薨

八月遣諸王就國

**綱**初馬援與呂种論諸王交通賓客將有大獄及

壽光侯之難更始子壽光侯鯉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

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神人也

**綱**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

**綱**初上求太子傅群臣承望上意  
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  
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  
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張佚正救我猶且不難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

光武持黃石之說自能為子能為父東海去就

廢一作

馬將軍神

擬漢以張

佚為太子

大傅桓榮

為少傅賜

輜車乘馬

詔為天下宜

用天下賢

才

集覽曰  
將終命  
之時

博士不繼  
正朕  
桓榮稽古  
之力  
世祖大興  
文治于天  
下

世祖却封  
禪之請

何事汚七  
十二代之  
編錄  
王者父天  
母地

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輜車有衣蔽無後轆者謂之輜車大夫以上四馬所以通四方

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宋潛溪曰世祖中興息馬論道大興文治於天下首舉儒碩而置榮於

明答王崇文之休天何蒙賜賚即以自矜器識之小亦可陋矣

袁了凡曰桓榮為少傅則陳其印綬自誇稽古之力及拜太常榮友桓

甲寅三十年車駕東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

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汚七

十二代之編錄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而夷吾所記者六有二

受命然後得封禪再義曰仲所記十二家其六十於是群臣不敢復言

戴氏曰光武此言其自知甚明自處甚謙然未嘗以封禪為非是也他

事也北南郊而就陽因吉土以升中巡狩而告祭柴望對越上天可也

燔燎於山下則固已畢祭矣登封於山上金泥王檢之藏果何為說是

亦不過秘祝之意耳果何與於事天哉徒勞民費財上不足以裕天而

功

三代聖人  
所不為

賈後未嘗  
言功

賈君之功  
我自知

以第伍倫  
為會稽大

守  
一見决聖

主  
感會昌符

復議封禪

赤九會命

宗宗

光武不為  
有定見

天下國家  
之盛衰

論登封莫  
善於許

下無補於民此三代聖人所决不為者後之儒者事至治之君其母曰

封神云膠東侯賈復卒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收深

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丙辰建武中元元年正月以第伍倫為會稽太守會稽郡名○曰京兆掾第

伍倫第伍履姓領長安市司市也公平廉介市無奸枉每讀詔書常嘆息

曰此聖主也一見决矣及守會稽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鑑上讀河圖會昌符曰符者識記之書

也赤劉之九帝九世孫故云會命位宗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

雒識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

登山以爾親封王牒檢書法文是群臣請封禪不許至是感河圖

胡致堂曰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衰堯舜禹湯文

武成康昭重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莫善於許

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

問胡氏記  
崇世祖封  
禪七夫何  
如  
世祖封禪  
七夫  
七者人君  
奉勳之大  
節  
光武李問  
不足  
信聖言不  
如圖識

世祖抑記  
靈物  
起明堂  
靈  
宣布圖識  
於天下

光武宣  
布圖識於  
天下何如  
忍見事而  
竟其開  
先王以仁  
義正道為  
本  
子貢以下  
不得聞  
上數隻偶  
桓譚非聖  
聖武天挺  
之君  
世祖以此  
論李

是已三十年四陲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  
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識文九  
世當封禪則考成之世今乃自綴於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  
王檢秘文人不得見是必所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辟臣之請謂百姓  
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愁未除其後兩歲即已歡  
合此四失也。勅成都縣有上壽稱美者必髡令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  
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於寢園  
此六失也。即位改元終身不可改而又改之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  
舉動之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乎光武智勇出倫而學問不足也。○許愨  
陳延平曰三十年群臣請封禪恒山者許愨諫而止之  
丁南湖曰人臣之勸君封禪者其逢迎之意皆欲徼福無窮君臣共享  
何所享耶逢迎何所益耶

京師醴泉涌出醴泉言泉之味非如醴又有赤草生於水涯赤草朱草也郡國頻上其  
露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郡  
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而記焉  
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識於天下○自帝以赤符即位由是信用識

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  
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  
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佞數之人  
矯稱識記以欺惑人主其事雖有時合譬猶上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屏斥  
之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謂靈臺所宜處之地帝謂譚曰吾欲以識決之譚復  
極言識之非經言識文不合經典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頭流  
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丞按後漢書桓譚著書言當時行事二十  
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發明帝之中興漢業以開關百戰得之非以圖識在已拱手而得之也  
若乃不如夷狄敗亡之酋也  
范華陽曰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懸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  
史臣曰所議擬如起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識文多以決定嫌疑當時凡有  
遂欲將下斬之幸而得解猶出之于外賈逵之徒希世取寵遂至用識  
言經光武一代令主乃為此舉其為盛德累也大矣



丁南湖曰祥瑞與圖識一也皆聖賢之所斥而昏庸之所惑也光武抑

瞿昆湖曰識則忠鯁之相譚斥嗚呼三代以後安得有盡善之君耶

丁巳二年二月帝崩年六十三帝每旦視朝日夕乃罷數引

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也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

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

此不為疲也倦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

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太子莊即皇帝位夏四月以鄧禹為大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

班固贊曰德光武中微大益移國九縣既回三精霧塞人厭淫祚神恩

范曄

先物

此武沉表

太平

光武身致

前烈

權綱

光武恢復

此不為

疲

倦也

雖以

征伐

濟大

業及

天下

既定

乃退

功臣

遊談

人謀咸贊明明廟諒起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循吏傳曰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

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

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求平之問史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

長故朱滂教上書諫而鐘離意亦宛諷慙慙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穎東坡曰世祖既立上懲輔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於

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

與隘腕而滄淡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

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勸其君宦官既誅重車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

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之勢皆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移如江河之下趨

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可救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

賀善晉曰世祖即位之後書三大政要皆有關於風俗運祚者元年初始特書

即皇帝位即位之後書三大政要皆有關於風俗運祚者元年初始特書

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未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紀漢配天以垂二

百年之基者實在此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皇后母子親黨則

一札十行

勤約之風

行于上下

鍾離規諷

懇勸

中興之美

未盡

間蘇氏論

惡之所憂

者凡六變

而其亂與

亡之勢存

其所以不

備果於

否歟

漢之所憂

凡六變

問光武有

三大政皆

關於風俗

運祚者其

又後世人

主所難能

三

詳可得聞  
世祖三大  
政世祖垂三  
百年之基  
世祖其失  
有二  
二者盛德  
之累  
後世人主  
所難能  
光武蓋子  
孫之孝  
九條深為  
仁明之累  
行無不義  
而後王道  
備  
問高祖光  
武創漢規  
模體統何

**胡致堂曰**世祖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盡子孫之孝變亂為治以致隆平功既高而德亦厚矣在位三十三年詳考其失不過八九條封子客卿郭氏移太子殺諸散斥桓譚賈馮援信圖識行封禪黜呂太后雖衆美盛多然此八九條者亦深為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為善也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呂東萊曰**高祖創西漢光武創東漢皆是創業垂統以為一代之規模武條目品節甚詳悉然於大體却遺所以兩漢風氣習寬狹厚薄緩急大抵不同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下親簿書期會之事此最是失政事體統也

**趙雪航曰**光武謂高帝洪模大略大資極高光武不能及以愚庸見或皆一時英傑莫能出其範圍之中其謀略之深兩漢鮮有及也光武初起於春陵以烏合數千吹散之夫而破尋邑百萬之衆梟莽賊之首平銅馬赤眉諸賊討隗純誅秦豐劉永彭寵張步公孫述平一僭亂至若度馬情黃防之勢不勞一卒而誅惜料節隆救朱浮之敗度蓋延救蘭陵之爽計吳漢列營之困對事如神明見萬里之外非天資高邁才明勇略能如是乎若溺社稷罵不事詩書失於誠信誅夷功臣與夫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崇尚節義保全功臣其風氣習相去懸絕也讀史者於此詳之則知其優劣○誅馮異黃防帝殺宗敞因反擊鄧禹禹以聞帝問使人惜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殺宗敞因反擊鄧禹禹以聞帝但遣鄧隆陰助朱浮浮懼上疏求救詔報曰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因報高祖曰斬馮異者必黃防也○料節隆彭寵張豐俱反帝中必有內相斬者其後彭寵張豐並自敗亡○度蓋延董憲將黃休輝

如武大德  
却道  
問兩漢風  
殺氣習何  
如  
兩漢風殺  
氣習大不  
同  
兩漢鮮有  
及  
光武料事  
如神  
問高祖光  
武優劣何  
如  
風殺氣習  
懸絕  
聖人制禮  
明幽明之  
故  
仁智合而  
義禮盡  
東平王請

蘭陵城降憲聞之自剄圍休蓋延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博野圍不陵必自解延不從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兵出合圍延懼突走往攻却克憲遂斬蘭陵○計吳漢漢攻公孫述阻江北為營使副將劉向屯於江南帝聞大驚讓漢曰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尚破公即敗矣美乃與尚合軍獲勝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太子也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帝建武

**綱**戊午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目**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上食奏樂是後率以為常按原陵在河南府孟津

**胡致堂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于陵園復奉廟中之主而祭于陵所皆違禮也

**東平王蒼**東平憲王名蒼光武第八子陰皇后所生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光武建武二年之南郊中元二年立郊雒陽城小四里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

同蓋甫  
漢書卷一百一  
三十七

三省曰宗  
而祀之以  
配上帝  
臨雍大射

備禮樂  
初行養老  
禮  
三老五更

賢曰下  
說謂下  
語而講  
說也

諸儒執經  
問難  
冠帶圍橋  
三雍使先  
代之典  
並植榮以  
師禮

何奴遣子  
入學

綱夏五月大傳高密侯鄧禹卒。○綱東海王疆卒。書漢疆之能處廢也。

綱己未二年春二月宗祀光武於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綱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

三老桓榮為五更。鄧展曰漢以三公為三老大夫為五更宋均曰三老人

之事之字當作人字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劉放刊誤云

更知三德五事者來也以為更當作叟老人之稱未詳孰是禮畢引桓榮

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疑難而問之也冠帶縉紳

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辟雍四門外水圍繞以節觀者門外皆

漢書曰自光武末年書起明堂靈臺辟雍然徒聞宣布圖識而

鑑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

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建武五年乃修起

大學中元年初建辟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辟

後登靈臺而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享射禮畢帝正坐

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自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

而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

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

臨稱制如石渠故事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

怠散學舍類散鞠為園蔬牧兒差豎至於新創其下云

胡致堂曰觀顏榮師之意多儀及物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

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

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矣

尹遂昌曰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留意文治久矣末年筆建

東都文物於足彬彬可觀書之于冊足為美稱

綱庚申三年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烜為皇太子。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

太子宮時年十三為貴人奉承陰皇后遂見寵異時后前母姊女賈氏生

皇子烜帝以後無子命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純

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及有司奏立長秋宮。○綱后既正位宮闈

緣

此增特宜  
振漢圖  
功臣於  
圖畫二十  
八將於

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飾朔望諸姬王朝謁望見后袍衣疎

請

綱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靈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

漢王秉實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鐘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

漢圖二  
十八將於  
堂人品功  
業優劣可  
如

連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邛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  
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椒房皇后所居  
以椒和泥塗壁

**丘瓊山曰**

按范史雲臺功臣分爲上下二列每列十六人蓋橫數之也  
茂通鑑誤直數之因以馬成次吳漢至劉隆下一列首馬成次王梁至卓

馬成之功豈能先於吳漢王梁之德未必優於賈復况耿弇次於陳俊  
寇何次於杜茂岑彭次於傅俊馮異次於堅鐔一優一劣相間陳列明  
白其尤可據者史明書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之四人者不在二  
十八將之列乃後所益也今范史以一人爲一列王常在臧宮前李通  
在馬武前竇融在劉隆前朱暭之言真可信也今依其次正之則其功  
伐大小名次高下各得其當矣

**馬武論曰**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議者多謂  
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迹其深圖遠算固將有以馬降自秦漢悉資戰力  
至於羽林正運皆武人崛起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職勢疑  
則隙生力侔則亂作蕭樊且猶縲綽信越終見菹醢光武監前車之失  
存矯枉之志雖祿鄧之高勳耿弇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  
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稱職責答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禮者乎

**胡致堂曰**

朱平成周之世則四岳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尹仲虺萊  
大旗散值生南宮适亦在高位漢高之世則子房爲畫策臣而蕭何王

課

上應二十  
八宿  
光武監前  
車之失

陵陳平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車轂居中三  
十輻各以其方旋也蓋大夏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畧舜之相堯  
禹之相舜伊尹周公之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兩漢雖曰位冠群后未  
嘗不推引其後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馬援雖劣於高密侯方諸老  
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後戚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  
乃所以爲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烈  
丈夫之大節哉

**丁南胡曰**

援之不與雲臺者明帝以其后之父而避嫌耳或馬后之辭  
中興論功爲尚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其后邑姜亦與焉而其后的父  
即太公也武王之重太公蓋惟以其功耳所謂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  
有宋儒陳潛室議及雲臺乃曰有教化之意寓其間予謂明帝避親親  
之小嫌而併廢論功之大義惡乎其爲教化也

**大起北宮既而罷之**○**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  
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  
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上即時罷之遂應時澍雨澍音佳  
甘雨也

**鍾離意薦全椒長**

全椒秦縣名今五  
隸徐州長即令也

**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

**鑑**

帝方起北宮未幾以鍾離意一  
疏而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

三十輻各  
以力旋  
太平非一  
士之畧  
同心協力  
以濟王業  
聖人猶自  
序其績  
問漢圖功  
臣於雲臺  
獨馬援以  
椒房之親  
不與雲臺  
數不敷  
有教化之  
意寓其間  
應待澍雨  
明帝改過  
不吝

同治五年  
庚子月

唯班詔書而去

恩惠民或增賢就賦或減年從後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

所問唯班詔書而去

鑑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隱發謂察人隱微而發覺之也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

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提音底擲也曳羊列反拖也謂至見被提捉紐綫常以事怒即擊以杖

撞之即官名掌宿衛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即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二句出詔曲禮穆穆幽深玄遠貌皇皇壯盛顯明貌未聞人君自起撞即帝乃赦之是時朝廷

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

失輒救解之按後漢書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即常獨直

鑑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謂散二勅行部

去禮唯禮惟以蔽前後今勅令巡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辛酉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

明也

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

北宮之役以鍾離意之疏而止校獵之行以東平王之諫而還亦從諫弗弗改過不吝之意也若顯業者於是乎有光前古矣

十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

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縶請之眾曰太子諸君無外交之

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

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

壬戌五年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

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疏乞就藩國帝乃許之

書歸藩何特筆也其特筆何賢漢書也右蒼者可以為漢藩矣

癸亥六年二月王雉山在廬江郡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詔曰祥瑞之

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此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

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長官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唯

不為諂子唯

詔禁章奏浮詞不為諂子唯

九國監甫

四二

武

也書法

世書法事不得言聖此書禁章奏浮詞特筆也終綱目書得昂二帝元昂四年及是年自是無善得昂者矣

甲子七年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謚光烈皇后

綱以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目初均為九江太守九江漢郡名今江西九江府五日

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督郵官名掌勾稽文簿舉彈內屬縣無事百

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均下勅屬縣曰夫江淮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豚雞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

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

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入為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止

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首爭之時未

可改也久將自去之乃可言耳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綱乙丑八年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目楚王英楚王英光武第六子

奉黃纒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奉送纒帛以贖愆罪國

兵謀曰今按府尚書令

宋均去獸

內不合妄

文廉無益

百姓

廉吏清在一已

楚王奉纒帛以贖罪

告

相以問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慈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乞天竺竺音竹天竹即身毒西域之國名在也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精於其道者號沙門其書天抵以虛無

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應報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沙門漢言息也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也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好去

胡致堂曰

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即非性即若以為非性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即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後其道以為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捐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虻為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葉舟之滄海指心見性

了凡綱監甫

美月居一卷

四三

神教入中  
國之始  
三代聖王  
所必誅  
中國千萬  
手無窮之  
害

顯宗有聽  
言之美

鄭眾不拜  
單于  
以鄭眾為  
軍司馬

大有年  
綱目燕史  
法紀實  
先儒發明  
麟筆之書

**丘瓊山曰**

此佛教入中國之始。夫浮屠氏之所言，所為，真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明為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罪人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嗚呼！若明帝者，豈非名教中萬世之。哉。

是月晦日食，既詔群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綱以鄭眾為軍司馬。匈奴遣使來合，帛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遣越騎司馬。越騎校尉鄭眾使止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其後帝聞之，復召眾為軍司馬。

丁南湖曰：以宋均為尚書令，而循良之勸，揚于內廷，以鄭眾為軍司馬，而剛直之節，顯于外虜。綱目兩特書之，明帝初政之得人，見矣。

綱丙寅九年大有年。發明：春秋獨桓公三年書有年，宣公十六年書大有。春秋記異，不記祥。綱曰：災祥並記，是綱目兼史法而紀實也。綱末是時君德清明，政事脩舉，天人交應，故獲有年之應。書之，正所以著當時治效之美。其與先儒發明麟筆之意，固自有並行而不相悖者。

匈奴遣子入學。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

四姓小侯

明帝尚儒

匈奴遣子

入學

綱漢以下

鴻為侍中

誥

丁鴻讓位

其志

夷札得申

問漢丁鴻

御彪劉桓

之讓就優

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以樊、郭、陰、馬四姓非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五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綱以丁鴻為侍中。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塚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戚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表了凡曰：按鴻率性雅讓，效跡於西山，既而感義就國，決機於東海。始

穎穎瀟瀟曰：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

之君子從，而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

其非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讓而不終聽，友人鮑駿

之言而卒就其國，此鴻之所以為賢於劉鄧也。

帝

戊辰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蒼光武第二子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賜東平國

誦采茲以增歎息

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曰

慶家回事最樂

者問東平王屬家何事最樂王曰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采菽詩小雅篇名刺幽王侮

送列侯印十九枚

以禮戴氏曰夫為善之人從容中道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浩然天地之間

佚放恣夫其為驕佚放恣者豈不以為樂哉曾未幾何身死國除其禍條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以為後日之憂乎善乎東平王之言也豈獨善保其國而已哉

乙巳十二年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後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錢牛羊被野

庚午十三年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英白殺連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是時

寒朝上疏訟冤

上怒甚更皆惶恐諸所連及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上疏

天旱即大雨

力言其無辜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則然感悟夜起彷徨彷徨徘徊也由是多所降宥

心見性

胡致堂曰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夫英得異自殺又延及無辜固刻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况深窮其說以為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珍滅彘倫之罪者其所啗溺可勝耶計

陸續對食悲泣

楚王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椽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門下椽陸續等脩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洛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

鑑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預作陵墓曰壽陵制令勿起山陵但使小隆起可流泄水潦而已



至魯諸孔  
子宅  
職治職教

綱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宅○目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書法善詣何不

不可舉一

天祐下民作之君師職治職教相與並行固不可舉一而廢一也至魯之行前史皆曰幸孔子宅此固世俗習熟之語也至

廢一

謂孔子萬世始以諸孔子宅為文鳴呼吾聖人之道豈區區較此一字哉

此一字  
聖人豈較  
禮樂宗主

綱癸酉十六年遣耿秉與竇固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奴固獨有功固使班

入虎穴得  
虎子

超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詔禮敬甚備十分後忽更踈懈超謂

班超何故  
不遣

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會其吏士三十六

班超立功  
西域

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夜攻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

以班超為  
軍司馬

國震怖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

諸國皆遣  
子入侍

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中  
廉范何

綱北匈奴大人雲守太守廉范拒之夜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執火營

兩炬二頭  
義火

中星列虜謂漢兵殺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晨食晨食謂早起就床

軍行時所  
臥草蓐也

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轉藉死者千餘人轉藉車藉也

此行所難  
及有三

更臣曰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與五

十五迎父喪於蜀  
水得救僅免一也為鄧融之功曹融被獄范交姓名為獄卒衛侍融至

死竟不言而文苑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

范獨往欽之至綱  
不可及矣但依託

綱甲戌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上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

其露於陵樹帝令  
百官采取以薦

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

大夫將何  
辭以對

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

孤幼時進趣  
超音

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夙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大

北海智臣

輔

馬是好乃為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汝山以西汝山今成都前世所

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白狼唐時侯反唐載木等百餘國白狼蠻木皆西皆舉種稱臣奉貢

白狼王唐敢白狼王姓名也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輔

綱夏五月百官上壽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宜集朝堂奉

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

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敬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

差護滿也自是西書法此始多事矣

竇固耿秉擊西域平車師復奏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戊巳校尉漢

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於金蒲城在西耿恭以毒藥傳與附同矢語匈

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藥之毒氣大驚未幾暴

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而去

鑑乙亥十八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鹿作谷音離匈奴率二萬騎擊車

師耿恭以疏勒城傍疏勒西域城名後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

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榨馬糞汁而飲之側

反恭身自率士輓籠輓無遠反籠力董反輓與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

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後漢書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睹耿恭疏勒

抗質於柯盟之事謂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乃至是乎昔曹子

為二漢當疏高爵有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

之歎息

鑑八月帝崩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

與政館陶公主館陶公主光武第二女陰皇后所生也主為梁松所尚明

東府為子求郎為其子求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郎

即官上應

列宿

美月

受章奏制

以第五倫為司空

西邊自是無事  
既切奇功  
昭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五星在太微中帝座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即官出是今之尚書郎占欲大小均耀光潤有之則吉所謂郎官上應列宿也

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

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空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

西邊自是無事蓋三十年有寶固者始遣使班超前年書西域遣子入侍至是南三載即有攻沒都護之舉然則西域之於中國果何補耶

范曄

昭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西邊自是無事蓋三十年有寶固者始遣使班超前年書西域遣子入侍至是南三載即有攻沒都護之舉然則西域之於中國果何補耶

建武永平之政何如

文考 范曄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

弘人之度未優

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終綱目所無者二事

其一念之微近於滿假綱目亦無隱乎爾是以百官上壽自武帝以來不書惟此獨書春秋責備賢者綱目於明帝蓋拳拳焉

二者有天

載氏曰夫庸暗之君多失於優柔明察之君多傷於辨急漢元帝優柔

明帝天用其所長

通患也明帝天資明敏尊賢下士可以為賢君矣惜也盡用其所長不

其道偏狹

少隱晦好以耳目為察察之君多失於優柔明察之君多傷於辨急漢元帝優柔

包舍為德

宗之為君有矜己自喜之意而無深沈寬洪之量永平之政有總核操

水平有總核操切之

切之弊而無優柔易之樂蓋未嘗不為顯宗恨也何非章帝長者每

事務從寬厚以矯枉救弊則東京之業衰矣然則人主之聰明其可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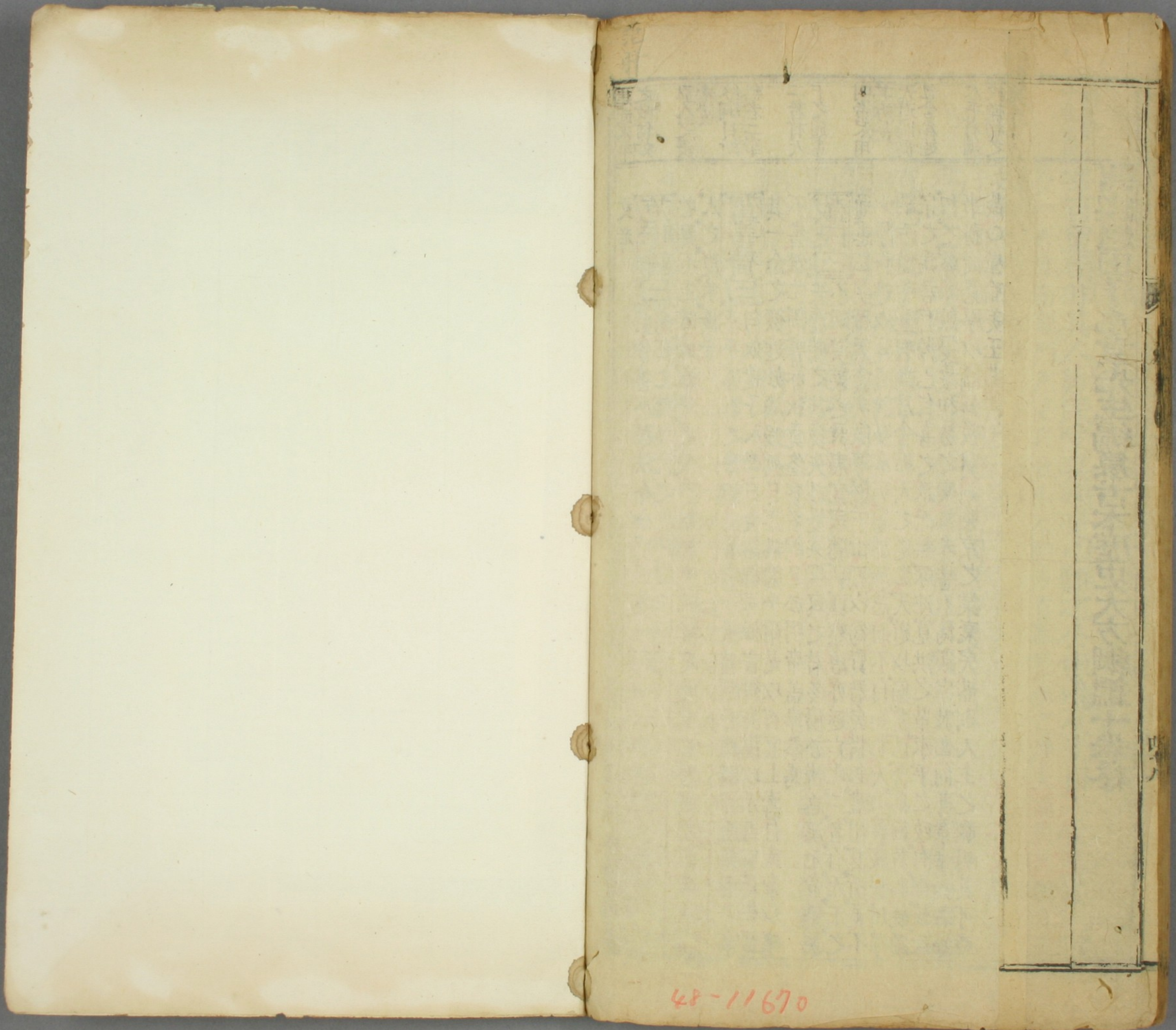
哉○瑾喻羨玉也

出錄趙田丁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十卷終



48-11670

十二



48-11670

